永樂大典

卷二千五百三十五
之二千五百三十六

七皆
三十三

纂修簡簽出二千五百三十五

校

二千五百三十五

趙蕃淳熙稿　姚鏞一雪坡集（四頁）又廿頁一條　葛勤齋集　華鎮雲溪居士集　喻良能香山集

曾丰撙齋詩　王景初蘭軒集　劉文簡公集（六頁）又五十頁一條　陳文晉洒野類稿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　葛元承詩

陳子方集　項安世集　王質雪山集　包宏齋敝帚稿略　袁絜齋集　李俊民鶴鳴集　陸厚幼莊偶語

李濤軒集　陳書卿省齋集（十四頁）（十九頁）一條　歐陽守道巽齋稿　汪藻浮溪集　楊宏道小亨集　宇庵詩

劉行簡苕溪集　林希逸詩　趙君長集　李方叔濟南集　胡居仁敬齋隱集（廿三）又廿四頁一條　錢宰臨安集

王沂伊濱集　卅一　卅二

二千五百三十六

唐臣性善堂稿　沈德祖梅林集　陳石臣集　許綸涉齋集（一頁）又廿三頁一條　王沂伊濱集　○（三頁）魏初青崖集　又十頁一條

曾文清公集　陳子方惟室集　華鎮雲溪居士集　汪藻浮溪集　劉將孫養吾集　吳則禮北湖居士集

謝逸溪堂集　呂祖儉詩　項安世詩　張舜民畫墁集　毛東堂先生集　劉□壽集

耶律楚材文獻公集　徐安國西窗集　周麟之海陵集　葛勤齋集　周□翠巖集

□鏞周詩　趙蕃淳熙稿　徐恢詩　汪湖集　王東谷先生集　袁□齋集

李正民大隱集　李石方舟集　曾□林集　陳子湖集　卅一　卅二

共書六十四種計七十條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廿九日發寫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五　七皆

齋　齋名十一

遇齋　宋趙蕃淳熙槀　周愚卿用荀卿氏之語以遇名齋從余求詩爲賦古意一首　世俗爭知競冶容紛紛墻穴交相從誰知亦有東正色奉養辛勤供織春過期不嫁心不悔偃蹇數夫終德配君不見蘭生林下乆含章得時可以充君佩

存齋　臨川志　金谿縣象山槐堂書院有堂扁存齋　宋朱晦庵大全集　存齋記　予吏於同安而游於其學嘗私以所聞語其士之與予遊者於是得許生升之爲人而敬愛之比予之辭吏也請與俱歸以共卒其講業焉一日生請於予曰升之來也吾親與一二昆弟相爲築環堵之室於敝廬之左將歸翳蓬藋而居焉惟夫子爲知升之志敢請所以名之者而幸教之則升之願也予辭謝不獲因念與生相從於今六七年視其學專用心於內而世之所屑一豪不以介於其間嘗竊以爲生之學蓋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於是以存名其齋而告之曰子不敏何足以知吾子然今也以是名子之齋則於

吾子之志竊自以爲庶幾焉耳矣而曰必告子以其名之之説則是説也
吾子既自知之予又奚以語吾子抑嘗聞之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
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
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
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
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
存矣此予所以名齋之説吾子以爲如何生作而對曰此固升之所願學
而病未能者請書而記諸屋壁庶乎其有以自礪也予不獲讓因書以授
之俾歸刻焉紹興二十八年九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墨莊葉清父以存
名齋而屬予發其義予謂存一也而易以性曰誠性存存是也孟子以心
言曰操則存存其心是也二者同乎否乎曰性即理也而主是理者心也
其心存則其理存易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易言誠之存性
者一而孟子於存心蓋屢言夫不以操舍存亡之機爲甚可畏乎堯舜性
之不待操而存者也然且兢兢焉業業焉不敢少肆也湯武身之則不能
無事乎操矣故曰以禮制心懼一念之非禮而不能存也曰無貳爾心懼
一念之或貳而不能存也聖猶如此學者其可以自放乎敬者所以保吾

之存中庸之戒不睹曲禮之儼若思所當深體也欲者所以害吾之存孟

之存中庸之戒不睹曲禮之儼若思所當深體也欲者所以害吾之存孟子之寡周子之無所當漸進也雖然有儒者之存有老氏之存儒者之存存吾之誠理也而老氏之爲說則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其末流又有所謂存想之法則皆以氣爲本而非主乎理矣清父顧兼取之予懼清父之貳而失其所存也夫學莫患於多岐莫貴於主一清父其姑舍是而顓求於吾儒之學持守之堅涵養之熟未聞心存而氣不與俱者也清父其思焉

張南軒集存齋記

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盖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存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爲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是以君子貴於存之存之則在此不存則孰知其極哉存之則有物不存則果何所有哉故主一無適敬之方也無適則一矣主一則敬矣存之之道曷要於此乎誠能從事焉真積力久則有所存者將洋洋乎察于上下而不可掩工用無窮變化日生性可得而全矣吾友呂季克敏而好義以存名齋其志遠矣屬

予爲之記若予者盖硜硜自保之不暇而何以善於友朋然則斯記也非
特以勉季克且將以自警歟元程禮部集存齋記 余客京師以句讀之
學教都人之子張君文昭踵門請曰僕家雍陽有讀書之室曰存齋願爲
之記余謝不能他日又來又謝之既而來益數謝之如初則投簡慨然不
懌曰敏文欺我哉何見絕也盖王君敏文善於辭令深知文昭而厚於余
閔余老而無聞亦欲朋友之知余也故稱許過當而文昭實來余豈能言
者哉用是自愧雖然若終無一言是孤文昭之望而成敏文之欺殆於不
可乃書其簡而復之曰余讀孟子書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未嘗
不慨然而感人與禽獸果何異哉亦惟有仁義之心焉爾君子存之則爲
君子小人去之則爲小人而況於禽獸乎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亦以人
心之出入無常而不能存乎仁義也仁義心之德也心存則仁義存矣仁
義存則施之四體而喻達之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宜矣人道不幾於盡
乎君子也庶民也禽獸也同此生也而貴賤縣絕若此者存不存之間而
已家有寶玉則必固襲藏謹守護使盜賊不得窺竊是以能久存仁義之
於身非特寶玉之重也而不知所以存之以忘於私慾之盜賊可謂知乎
有天下者存天下有一國者存一國有家者存其家仕者存乎位農工商

貫存乎業士君子存乎仁義今張君修孔孟之學而以存名齋其不墮於庶民而爲君子之歸也審矣然又聞之恃其存者未必能存也惟懼其亡者而後能保其存故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張君其亦知懼也哉余老生之常談也不足以記夫齋也如欲得奇辭傑論以爲齋寵光則搢紳先生在其往請之必有徵也惡以余言爲哉

張翥詩 寄題睢陽張文昭存齋

之子山房結數楹靜無塵累已攖寧此心炯炯同千載吾道皇皇有六經雨後儀刑山更好窻前意思草長青功夫要在存存熟便是齋居座右銘

楊誠齋集 存齋銘

永興吳君其丞吉水名齋房曰存謁予銘之銘曰天爽天精孔神孔明肇域彼中扃宅是褱庭我有神舍弗振于夜寇入在宇我出在野在宇一斯其從千之在野懷歸室是遠而將聖有續予爲孟孫之族導汝歸宿寇則逐逐匪予汝歸汝弗去兮匪彼汝寇汝弗居兮汝室載寧汝挾載宏宗廟百官疇不汝或承尼曰堯牆有覲斯煌有陟斯昂則莫我敢當道腴義梁詩冠禮裳有操無亡疇莫知其鄉

魏鶴山大全集 牟節叟子才存齋銘

人之一心虛靈公溥中天地立以奠廣宇氣化流行陰陽寒暑職職並區芸芸同宇或飛或躍或散或聚發見在彼吾若無與有觸吾前豁然呈露而有至近飲食男女習矣不察行矣不著是無顯

微存不存故存之奈何以敬爲主勿正勿忘勿長勿助在立則見無行不與吾非能之嘗事斯語敢述所聞以告節甫

葉水心集存齋銘　孟存以心易存以性其入道義其出愛敬此真存邪衆善所門如彼聚粟常完倉困性因物迷心與事往必謹司之勿抑勿放勿輒有爲勿墮空寂是固無存執妄爲得壯矣弋陽觀竹青蒼厥壤甚夷水廣山長土迫征求下憐愁苦依其永存以作民怙

黃文獻公集存齋銘爲唐實之作　惟皇上帝降此良心總攝萬化其德孔仁虛靈不昧神妙不測養而勿害則靡有忒爲聖爲賢立此人極誘交於前倏變而遷凝水焦火飛天淪淵乃獸乃禽徒習人言驗厥操舍實未嘗安欲知所存先求其放膏車秣馬不皇厥居馳騖如是欲存可乎利欲轇轕是究是圖所樂在此欲其可乎肌膚弗會筋骸弗束言肆則誕行巇則踣自旦及晝梏之反覆雖有夜氣亦惟不足我視斯扁萬里來歸禽獸是醜聖賢是依方其未發當養其微及其將發當察其機賓主有辨動靜無違以是爲學則殆庶幾

趙汝回詩題頼若谷存齋　湛湛方寸天清泠如止水其止涵空明其潰汨泥滓操之怳若遺捨之渺何倚瞬息苟不誠愚智從此始一篇中庸書千古防意壘吾子善守之勉勉集衆美獨不見隣家翁驅鷄呼犬斜陽中

養齋

宋姚成一雪坡集養齋記　予性質苦狷急遇物觸即莫能受甚病之思自藥一日靜坐得一字曰養榜以名齋自警也養之義大矣哉養則弘不養則隘養則充不養則餒德以養純才以養裕學問以養涵深器識以養廣大孰爲養蓋有要道養其大者爲大人養檟棘而舍梧檟養一指而失肩背非養之善養之善莫若養氣心者氣之主莫若養心心之不能養忿與慾敗之也忿不瘳吾戈矛慾未淨吾陷穽忿必懲慾必窒然後可以持志而養氣氣善養則充且弘矣充且弘則所養正而聖功寓矣豈止藥吾性質之病而已哉雖然懲忿窒慾養之善也奚而懲奚而窒曰獨不聞周夫子之言乎澹則慾心平和則躁心釋

直養齋

元蕭勤齋集直養齋銘　萬物所資均乎一氣孰其尸之曰維上帝帝命人極健順五常氣則偕行莫禦莫量順理爲直得養則大襲正助忘匪理斯害凡中有主所向無前拔山蓋世古亦有焉敬義夾持俯仰無愧上下同流勇何足議不憂不懼不疑所行何物事功撼吾靈扃矯矯裴君矣黃其學從事于斯受說先覺緊余小子頗學未能敢銘君齋寔維自銘

適齋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道州錄事廳適齋記　元祐壬申歲余來爲營道郡督郵越明年冬十月葺舍館之西頹廡設戶牖以爲

室既成目之爲適齋客有過而疑之曰吾聞適當也物有當於心而無迕於意然後適若夫貧雅材抱道術以遊乎可用之世行既久而步不進日向晩而道則遠主郡簿書於放逐傲人之地俛眉高拱與衆進退庭下捷步不異胥史組綬不足以爲六尺之華廪稍不足以飽數口之腹續短裨薄鬬搆榱桷方風雨飄濡之慮曾何物之有當而無迕也而謂之適耶子起而應之曰客聞求廉氏之二子乎昔求氏與廉氏同里閈也求氏家富而宦達曰患失其所有而務得無已終年戚戚以憂廉氏農圃也食其力僅免其凍餒不羨涯分之外終年熙熙以遊若吾子之所謂則高位厚禄金朱華屋爲可適而卑官薄廪蓽圭之門青緑之品爲不可適已吾恐特未定也吾之所謂適者適於己之謂也非適人之所適也人之所適者物也物不足則有時而不適己之所適者道也道無往而不在則已無入而不適世之道不足者視名位禄養車服室宇之麗切切然以爲己之所宜保而不得去玆其樂也乃所以爲苦歟人之所惡夫犴獄牢繫者謂其錮縶而不可去也今貴富之人無道以處之而累於物則高位厚禄華服美宇曾何異犴獄牢縶錮縶之地耶至於欣捧一檄折腰斗升所養在中浩然自得者曾不知卑飛之爲勞數粒之爲薄搶揄控地時止時行則其憂

也乃所以爲樂歟物之所貴乎春臺太牢者謂其賞心饜腹也今微賤之士有道以自居而亡於其爲則卑官薄廩圭蓽之門青緑之品曾何異於春臺太牢饜賞之所耶若然則世之所謂適者果在己不在物而吾之爲適齋不妄言畢客慚而退

元程雪樓集適齋說

物各有所適坎井之蛙東海之鱉數仞之鷃九萬里之鵬其處身之大小高下不齊而其適一也君子之於貧富貴賤也亦然世之處貧賤者或怫然而熱中或悅然而失志焦然若不能以終日一旦而富貴則驕則盈蓋終其身而未嘗有一日之適是曾二虫之不若也誰謂人爲靈於物者哉豫章胡先生誠叟名其居室便坐之所曰適先生方布衣時以明經史通詩賦進士業講授鄉里其氣浩然其容澤然其議論軒昂震蕩聞者竦立無一毫憔悴不自得之態既而位郡博士同時行輩衮衮臺省矣或以先生名聞始授朝命又屈爲海陵教官先生不以居卑爲羞處約爲戚單車之任其志氣猶布衣時真能適者也余謂適者無所往而不適不適者無所往而適富貴而適可能也貧賤而適難能也能其所難能豈不能其所可能哉先生今日之適如此他日之適從可知也夫古之當大事立大功者類非悻悻小丈夫所能也耕於野築於岩漁於水濱若將終身及其出而任天下之重若固有

之不少動其心焉所謂適則無所往而不適者也先生適者也當路多知之者行臺治書侍御史李元讓工小篆既爲作適齋二大字而中丞徐子方詩以美之屬而和者十數余少從先生學知之尤深故爲著其說宋喻良能香山集次陸務觀韻題姚復之秀才適齋　姚子神情處處便牀頭周易杖頭錢逢僧與語閑終日遣客歸休醉欲眠應覺此生如寄耳何妨一室且蕭然無心更覓封侯事納履誰能傳一編樓攻媿先生集陳天成用東坡趙清獻高齋詩韻賦適齋次韻　二公晚辭軒冕勞兩齋莫辨適與高嘗登雲山仰清獻平地著屋山周遭白頭日過適齋下釣游尚想隨兒曹方從家舅與俱隱野鶴誰能鳴九皐加我數年未納祿解去簪紱甘同袍世間此事要識破差處不可容一毫潁川尉仙賦長句數寸之管煩君操欲追險韻繼坡老詞鋒犀銳真吹毛舅家見詩勉續貂長松相倚慙青篙我今無復望祿仕不應招我更由敖

息齋

宋方秋崖集息齋詩　塵緣長逐衆人忙不抵齋扉一枕涼世路險巇吾倦矣底須辛苦爲膏粱曾丰撙齋詩題劉武翼息齋　天地一從開闢始左旋右轉長不已詰所以然氣使之君獨不爲氣所使平生由氣今自由三平二滿過即休千里收回渥窪馬十年養熟溈山牛本來無動那得靜關著一毫

還是剩雖任鵲安頭上巢更防人打耳邊磬陳后山集次韻蘇公題歐陽叔弼息齋　行者悲故里居者愛吾廬生須着錐地何頼汗牛書丈室八尺床稱子閉門居百爲會有還一足不願餘紛紛老幼間失得了懸虚客在醉則眠聽我莫問渠論勝已絶倒句妙方愁予竹几無留塵霜畦有餘蔬相從十五年不爲食有魚時須一俛仰君可貸籧篨元程雪樓集郭梅西息齋　陰向秀萎測陽從小雪看千年啓龜蟄六月養鵬摶隱几天機熟閉門人境寛悠悠八十返靜處得奇觀

請息齋

宋范石湖集請息齋書事三首　覆雨飜雲轉手成紛紛輕薄可憐生天無寒暑無時令人不炎涼不世情栩栩筭來俱蝶夢喈喈能有幾雞鳴冰山側畔紅塵漲不隔瑤臺月露清　刻木牽絲罷戲場㷭終雨後兩相忘門雖有雀尚廷尉食已無魚休孟嘗蝨棗趨時真是賊虎中宣力任爲倀籬東舍北誰情話雞語鷗盟意却長　聚蚋醯邊鬧似雷乞兒爭背向寒灰長平失勢見何晚栗里息交歸去來休問江湖魚有沫但蘄雲水鶴無媒巖扉岫幌牢扃鎖不是漁樵不與開　題請息齋六言十首　洞門晝掛鐵鎖閣道秋生綠苔着下略同龜伏瓜中且免蠅來　多謝紛紛雲雨相忘渺渺江湖坐隅但忌占鵬屋上何煩譽烏　灩澦年年如馬太行日

日推車。笑中恐有義府。泣棗難防叔魚。見影蠡猶鉍鉍。聞聲龍尚狺狺。問誰毛生名紙。知我角出車輪。不惜人扶難拜。非關我醉欲眠。勞君敬枯木耳。恐汝見濕灰焉。稅駕今吾將老。結廬此地不喧。恐妨蝴蝶同夢。笑倩顛黨守門。口邊一任醭去。鼻孔慵將涕收。閑門冷落車轍。空室團欒話頭。冷煖舊雨今雨。是非一波萬波。壁下禪枯達磨。室中病着維摩。親戚自有情話。來往都無雜言。酒熟徑須相報。文成聊與細論。園丁以時白事。山客終日相陪。竹比平安報到。花依次第折來。

踵息齋

宋張文潛詩　物之有知者恃息。物之有息知為賊。天長地久載元氣。天地無心故無極。君知一身誰主持。六塵緣影工伎兒。發生變幻不暫止。今汝鼻息無停時。喘呼呀呷生至死。去本已遠何由歸。直入嗒然吾喪我。能使炎火為寒灰。中空無宰氣不使。內自升降如靈龜。深之又深乃至踵。根深蔕固凝不動。超然內外無死地。棃棗華實龍虎用。真人示我尺素書。萬卷丹經不勞誦。他年錄髮對銅狄。却視吾齋真作夢。

分齋

元王惲秋澗集　李清甫分齋詩　鷃飛不過丈尋間。鵬翼雲垂九萬摶。每自忖量彝東外。就中增損一毫難。洗心倣習從多可。放眼青天有達觀。拈取榜齋才隻字。此身還有泰山安。王景初蘭軒集　題李清

臣分齋　命有窮通非我力性無加損是天然齋居更要分明看物物中閒大極全　一段良田與衆分短長高下各均匀藩籬有限休侵過侵過藩籬是別人

劉文簡公集 書李清臣分齋　乾坤萬里無非分一一還須分內看進退存亡俱不失聖人容易衆人難　聖人容易衆人難一簣終成九仞山獨有分齋深着力簿書鞍馬十年閑

安分齋

宋陳元晉漁墅類藁 安分齋銘　大鈞坱圠品制萬殊鵬背摩雲龜尾曳塗夔則不足蚿則有餘窮通豐嗇工拙知愚造物何心分量爾拘宰相歇後將軍人奴夫子轍環終老匹夫冶銅弄臣餓死侏儒原憲肘見窮栖繩樞達人大觀其中石如嗟世之人役知劬劬効尤畫虎助長續鳧爲鼠發機爲雀投珠曾不卻顧不資其軀吾儕樂天厚養燕需患不自信鏤之坐隅

亭齋

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 題亭齋　文府中書五色衣含章未吐鳳先飛可堪歷歷將今是又對春風較昨非　得鹿歡呼事已非可能蕉覆卻空歸多情最是蘭窻蝶長繞瓊華藥上飛

順齋

元蒲道源順齋叢藁 順齋記　愚自幼讀書至於中年粗知向方思爲端居警省之所遂營小屋一楹於室之北偏榜曰順齋客有過余坐定而問曰僕聞士生於世讀聖人之經以植立其志剛毅正直不

苟悅不詭隨屹然如砥柱之於頽波今吾子名齋以順殆恐委靡而不振竊有疑焉余曰客誠過愛相愚以道恐其蹉跌而失中也敢不佩服忠告之益雖然愚有所見頗卒陳以求教夫天地之大俯察仰觀日月之運江河之流四時之行百物之生苟有舛逆則爲災爲荒矣上而國家發號施令建侯行師苟不豫順則衆不服矣下而農圃寒耕熱耘晝作夕息苟不順序則生不遂矣微而至於物川泳雲飛秋蟄春啓陸行藪集巢居穴處無不順以生者况於人乎夫人之生有秉彛之性聖人亦循其自然以立道如禹之治水行所無事非如告子桮棬矯揉戕賊之也及其立教皆曰天叙天秩其品之大者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夫婦之别朋友之信吾當日講焉使渙然氷釋怡然理順而驗於日用常行之間苟爲不然則倫胥禽犢矣蓋順之字乃理之用也雖天地之大事物之微不可違者此愚所以服膺而不敢失今客規我以委靡隨人無乃孟氏所譏公孫衍張儀者夫儀衍俗稱爲大丈夫而以妾婦之順事人此逆理之甚烏得爲真順乎客聞之蹴踖似有愧色拱而言曰僕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所謂居其中而不自知者今聞吾子之言則順之時義大矣哉客既退遂書爲之記

順齋箴

禹之行水行所無事子思言道率性之謂順義之大

於斯可知孝弟忠信以我而推天秩自然豈人所強惟理之歸大中無黨毫釐之察或爲詭隨妾婦之道不行則儀美哉斯堂有銘昭若壽御居之視此無作

宋葛元承詩題韓伯直順齋

路如直弦萬古新平吾方寸是經綸一元靜轉憑何力日月序行天地春

怡順齋

元陸子方集怡順齋記

杜元凱序春秋內傳云優而柔之厭而飫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先儒以爲此數語非深知讀書之味者不能道元凱有左氏癖因其癖也故得其趣豈惟左氏凡讀經書者不得其理則不得其趣抑左氏長於議論而短於理如君子曰之類背理亦多以其善叙事也學者愛其浮華而讀之者亦不覺其浸潤之入人深也然理一也有義理之理有文理之理左氏於文理可謂順矣特不純於義理耳讀者尚爲之怡然而況於聖賢之經書乎而況於義理之至順者乎筌者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在意得意而忘言所謂意者亦順乎理而已理順則意樂樂則烏可已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昔庖丁善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皆中理解也其言曰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見其理也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恢恢乎游刃有餘地矣提刀而立爲之四顧

爲之躊躇滿志即怡然理順之譬也雖然此文理之理非義理之理也桓公讀書堂上斲輪者笑之斲輪之妙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父不能以喻其子子不能以受之父此理之至也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所讀之書則古人之糟粕耳以書觀書而不以理觀書烏能造其奥之深而爲之躍然也哉余友夏君仲實博學而強識稽古而能文與其弟仲賔友愛甚篤於所居之東偏築室三間榜曰怡順昆季蔵脩於内焚膏繼日塤篪唱和常[illegible]之華韡然鄉人皆稱之黄君子高爲之作記亦既發明兄弟怡怡之樂矣而於元凱書中雋永之味未之及也余復衍其義焉嘵夫技葉扶踈根本之撥也華藻敷腴朴素之漓也今世之士負學問矜文詞燁然取光寵於一時者有之矣反而求之閨門之内倫紀之間放利而多怨挾財而致爭傷手足之誼失妯娌之歡有耕夫販婦之所不敢爲者而讀書之家或爲之是非吾書之過學而不思致知而不力行之過也若然則呻吟裘氏之地雖三年而爲儒亦何益哉仲實聞余言怡然曰請書之遂書以爲後記

弘齋

宋史李燔傳燔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退而以弘名其齋而自警焉

元吳澂支言集弘齋記 士之貴乎弘者何也天地之所

以爲天地吾之所以爲心也苟不能充其心體之大以與天地同是於心體之全有未盡也心體之全有未盡則吾心所具之理其未能知未能行者衆矣夫與天地同其大者心體之本然也心之量所以貴乎弘也與心量之不弘者知行未百十之一二而已哆然自足盈溢矜傲謂人莫已若也此無他其心隘陋不足以藏貯故爾惟其弘也是以愈多而視之若寡愈有而視之若無蓋心量寬洪而其容受無限極也集賢侍讀學士中山王結儀伯讀聖賢之書以聖賢自期名其齋居之所曰弘按曾子之言弘與毅不偏舉也毅如乾之健弘如坤之廣毅以進其德弘以居其業不毅則功力間斷而不能日新不弘則容量狹小而不能富有二者缺一不可也昔南康李文定先生字燔敬子登科之後年三十五始受學於朱子朱子告以曾子弘毅之說於是文定歸而取弘之一字名齋室朱子兼言其二而李氏專取其一何哉文定自揆其平日所學頗近於毅而或歉於弘故取其所歉以自勵若古人佩韋佩弦之意所以矯其偏也然則儀伯弘齋之扁其亦猶文定名弘齋之意乎前修之已事可法固不待於予言也王氏之名齋與李氏不殊庸敢援其事證以誌于弘齋之屋壁

許有壬至正集 弘齋記

人生天地間以藐焉一身參而三之亦有道乎窮雖獨善

若進德居業之富討論資攬之備大而民彝物則繁而酬酢日用莫不總
括其理而積于其身及達而兼善也堯舜其君三代其民囿一世於泰和
以至鳥獸草木亦各使之遂其生育之道天下事物紛錯至沓莫不有以
容之容之者何弘之謂也弘也者隘之反也此得彼遺即隘矣雖莫不有
以容之亦莫不有以利之也夫子曰人能弘道言人有知思可以大其所
有之理也子張曰執德不弘言有所得守之太狹則輕喜易足有一善自
以為天下莫已若矣道而曰弘我之力也德而曰弘我之量也聖人示人
用力之方才高意廣失於僻者亦有以充其量也承旨開府公器宇汪汪
若千頃陂扁齋曰弘日與儒士講學其中蚤襲宿衛歷奉常太禧宣徽翰
林宗正宥密皆有聲所以大其理守其得者已至矣噫士大夫讀書非不
博也才氣非不贍也而其成就卒於無稱何哉患不弘爾聖人大管仲之
功而小其器者豈不以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摸卑狹功
烈如彼而已乎公於是理講明已熟用力已至然任重道遠又有毅焉曾
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於是而求所以為弘者則內外交修本末兼盡他
日見諸事業綽綽有餘裕恢恢有餘地矣公命為記輯先儒緒論而為之
書宋項安世集弘齋詩　剛健中正純粹精含弘光大品物亨兩儀成列

易道行。有首無腹非人形。李侯毅甚將無朋。少年讀易老愈明。以龍代馬變始生。以九代七坤始神。與天同德體必弘。負載萬古非蚕蝱。我無筆力回子鯨。何以贈之有西銘。

平齋 秋浦新志 在青陽縣廳後。紹定癸巳喬幼聞重修。

廓齋 宋王質雪山集 次通守韻題廓齋 遙傳碧落入新除。早向清都卜定居。金勒鳴珂班退後。玉堂揮翰酒醒餘。試聽掣動鈴條響。驚看飛來錦帕舒。甘露堂前正秋色。集賢如堵望相如。

蛻齋 元劉文簡公集 蓋希顏蛻齋詩 物蛻蛻以迹。人蛻蛻以心。是心本虛寂。欲蛻安所任。豈知虛寂內。而有利欲侵。荏冉衲未覺。酒酣與淵沉。所以為學者。惟貴資道深。涵養既有素。本源詎難尋。鑿石出美玉。披沙得良金。僊僊蛻禪殼。谿谿遺巢禽。超然事物表。無愧古與今。此為蛻心說。請為蛻齋箴。 幾年遊泮水。深覺蛻齋賢。脫略分華域。逍遙性理天。異端吾久病。古學子今傳。安得青燈夜。論心對榻眠。

洌齋 建安志 縣廳東偏有井泉極清洌。宋紹興二十年韓元吉牓曰洌齋。

遠齋 宋包宏齋獘帚藁略 遠齋記 予友上饒徐致遠。卜居玉溪之南。為藏修游息之所。後負古城之山。前揖南澗之谷。中有淵然一泓。依棲霞山。曰霞泉。泉之下闢小齋。齋外梅竹相與照

映蓋致遠心地灑然而境地之勝亦如之況深於琴精於詩鼓於斯賦於斯則山鳴泉響梅動竹應若皆知音者嘗求名於予予曰何必他求以字名曰遠齋可乎昔陶靖節結廬人境而心遠地偏者亦如是耳此十五年前語也茲予被命來司閩臬致遠實偕行因語前事曰名既自君立則發揮遠意以記吾齋豈宜復他屬予曰記則不能嘗試評之人之智識志願最喜乎遠而惡乎近苟智識之所及者遠則可以成遠業志願之所期者遠則可以經遠猷否則卑污淺陋見不踰乎目睫行不越乎尋丈固無望其遠到矣夫遠孰有遠於天地者乎周行一百七萬九百餘里天之遠也自東極至于西垂自南極至于北垂各二億三萬三千里餘地之遠也人而欲同其遠則何以哉然此特天地之象形猶未足以爲遠也有象有形則有限有窮惟非象非形無聲無臭則所謂道也天特此道之成象地特此道之成形道則神無方而易無體豈里數之所能計而百千萬億之所能筭哉故雖未始離乎天地之間未始出乎象形之外而廣矣大矣其遠不禦莫究其限量莫詰其終窮矣抑予聞之曰仁之爲道遠行者莫能至也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然則果遠乎果不遠乎亦惟知遠之近者斯可以入德乎放之彌滿六合歛之退藏於密則雖遠而非遠也密

莫密於此心此心之神倏然在九天之上倏然在九地之下又倏然在八

莫容於此心此心之神倏然在九天之上倏然在九地之下又倏然在八極之外往來不測莫知其鄉則又非遠而遠也不以遠爲遠而以不遠爲遠斯真知遠矣此齋雖小中具宇宙此齋非近宇宙非遠於此齋而鼓琴將眇宇宙皆琴聲也於此齋而賦詩將眇宇宙皆詩句也推此智識充此志願則近如目前之小得失小利害尚足以動吾心而置秋毫之欣戚哉致遠有晉宋間人物風度者也當自有契於此予言贅矣致遠曰命之矣請書以爲吾遠齋記

元程雪樓集

遠齋記

余來京師十年始築室室之東偏敞一齋爲游息之所名曰遠客疑焉觧之曰余生長東南望燕山在天上四海一家得以薄技出入周衛違親數千里非遠乎余之始至也棲于南城之南凡八遷而宅于茲國中闤闠之地余不得有乃僻在城隅距舊棲又一舍而贏非遠乎客何疑客曰子之言則然大鵬九萬里一息二城相望尺咫日三數往復腹猶果然白雲舍雖數千里外以志養志如在膝下子以爲遠未之思也客去遂記于齋壁至元二十四年夏五月甲寅廣平程某記

己丑除夜留遠齋十絶

無尋子美千間廈且管相如四壁休風雨震淩都過了一年直爲遠齋留

無柰星翁苦見尤歲君己丑我何仇殷勤欲且留君住街鼓無端送土牛

排行弟妹捧椒盤應説癡

兒未了官。昨日有人江外去。家書只寫道平安。去歲金陵坊裏住。踈梅的皪兩三花。今年閏後花開早。定到墻陰蕚緑華。老大庭闈在盱水。漂零兒女落秦淮。感時懷抱思親甚。料得吾兒說遠齋。何年呼得竈爲君。鼻是烟窻耳是鐺。深夜乞靈余不會。但令分我膠牙餳。鍾馗曾是開元見。從此人間鬼日多。明是將無來作有。撑眉努目柰人何。今年悟得修真訣。巷柳園桃一併無。却笑塵緣終未斷。杜詩韓集當麻姑。都無柏酒與椒盤。止有年華上鬢端。一盞油燈充蠟炬。夜深炯炯寸心丹。十載班行沐異恩。歸來未望屬車塵。江陰明日東風動。萬歲聲中拜聖人。閻復集

遠齋銘　吾友鉅夫自洪之燕。有宅一區。有田一廛。擧頭見日。尺五去天。以遠名齋。義或不然。彼美鉅夫。學爲通儒。東內相權。秉御史車。慶流千載。道濟八區。由是言之。不亦遠乎。吳澂支言集　集賢學士程公。十年于朝。日近清光。而親舍乃數千里。今以行臺侍御史得旨南還。庶幾便養。而回望闕廷。又二千里外。日以近者人子之樂。日以遠者人臣之憂。此遠齋所爲作也。夫忠臣孝子之眷眷於君親也。一以朝夕左右爲樂。然亦難乎兩全矣。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間。惟其所在而致其道。豈以遠近間哉。余既從公觀光于上國。又將從公而南。與公同其樂而

不同其憂者。思有以紓公之憂焉。爲是言也。或曰近多與遠多譽人所樂

不同其憂者思有以紓公之憂焉爲是言也或曰近多惧遠多譽人所樂而公憂之何也之言也讀易而未知易之所以易何足以知公之之心吳澄書

經遠齋

宋袁蒙齋集武學經遠齋題名記。止戈爲武武有七德經遠名齋經世云乎哉經德也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是謂七德經之爲言常也常保是德必學而後可學殖也殖之固德乃常矣漢人有云縉紳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今或易之縉紳談兵而介冑且議和矣嗚呼此乃學不明之過也孟子曰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格言大訓超於和戰之外而獨探本原如此自綱常不明人心沒溺利欲中平居視父兄長上爲何事驅之行陣曳兵而走此其源委蓋上無禮下無學勢所必至是乃爲國隱憂區區和戰又不足云矣齋舊有題名今復新之裒姓氏勒堅珉以貽後匪徒爲利祿計而已經德止戈之義朝夕觀省于以助麗澤講習之功抑以副
聖朝樂育之意云

留遠齋

宋劉後村集題陳復祖節推留遠齋詩留取蔡公詩夫君志可知試看鸞鎩翼豈若豹留皮夜栢無陽艷朝花有夕披長公真樣子何必遠求師

心遠齋

李俊民鶴鳴集郎文炳心遠齋　竊笑濫巾北

岳。那能補衲中條。自有胷中丘壑。不妨隱向市朝。元元遺山詩 茅齋迫官居塵土日蓬勃道人掩關坐。掛眼無外物明窻一蒲團濯足晨埋髮一片萬古心清潭兩明月。 止性如止水。惜身如惜玉。婦姑得相安久矣脫羈束。兒童挾書至。燈火催夜讀。自是周太常。生平耐幽獨。

清遠齋

元陸亭幼壯俚語 李子雲清遠齋。友識皆詩之。子雲忽求予作。故歌以寄之。 古人養志必閑居。况復先生世業儒。瀟洒襟懷何所似。一輪秋月瑩氷壺。 泠泠東櫚泉聲近。楚楚西牕竹影多。幸得生平古書冨。門開俗客不相過。 無事圍棋消白日。有時洗硯寫黃庭。呼童淨掃堦前地。報道今朝有鶴翎。 功名過眼幾彭韓。勢利掮生一觸蠻。誰似晴窻凭几坐。捲簾靜看隔州山。 堦草無名吐緑芽。東風肯入讀書家。小挑唯觧詠春色。開遍隣墻幾樹花。 雨壓熇塵過午天。簟紋如水枕書眠。起來屋角斜陽在。更續商彝一縷煙。 桂子浮香攪夜寒。藤床坐久怯衣單。月娥似厭秋空淡。高挂天心白玉盤。 晴松落雪四簷聲。風動書幃爍爍燈。特爲梅花覔新句。詩成硯沼已生冰。 素屏素几絶塵侵。一曲琅然緑綺琴。彈徹履霜天月午。滿庭仙李匝重陰。 孤燈風雨對床眠。

常齋

宋李澹軒 客裏逢君又十年。今日湖山携手處。白雲不動水涵天。

集題吴微仲常齋　人心非無常自爲外物禁喜怒烈火熾寵辱銛鋒森從兹失本然至理而浮沉達人觧其會魔軍詎能侵盤石可轉移明月猶晴陰卓然有所立此道古與今顔淵無終食孟子不動心充君名齋志前修端可尋　達石情忘倦移山志必通朝朝勤甓運井井策新功

安常齋

白君舉寓齋集　題何天衢安常齋　有車即乘車有馬即乘馬車馬苟不來逍遥步中野衆則宜於冬葛則宜於夏貴賤有去來吾從而高下高牙皂纛旗豈是長隨者時運一朝去其物如土苴惟存一束書窮通不相舍

浩齋

宋楊誠齋集　浩齋記

某所親安福劉孝與以書來曰先君子得伊洛之學於文定胡先生以浩名齋宦游北南清貧没齒竟未克就齋房之一椽其不肖孤得中追惟先志大懼賈墜以貽前之羞懸鶉捽茹銖積取餘以作新此齋子吾先君子故人也願記其成以假其孤光先君子尚有知其不銜於九京矣某得書攝衣正冠端拜言曰某自少憎學先奉直令求師於安福拜清純先生劉公爲師而盧溪王先生及浩齋先生俱以國士知我浩齋又館我每出而問業於清純入而聽誨於浩齋浩齋一日問曰子見河南夫子書乎曰未也退而求觀之則驚喜頓足歎曰六經語孟之後乃有此書乎某今也年六

十有三矣師友零落殆盡道不加修德不加進不但四十五十無聞而已然不虛此生者猶以粗有聞於浩齋也彥與能承先志作此齋先生於是爲有後矣是可不記或曰先生之浩蓋將天地之塞今齋房乃爾隘耶某曰此已廣矣昔者先生名齋而未屋也有問之以齋焉在者先生曰吾齋也天地間無所不在因指其書篋曰即吾齋也此已廣矣先生諱延直字諤卿登紹興乙丑進士第終官左宣教郎知臨江軍新喻縣以奉議郎致仕

題周鯁臣浩齋詩　浩翁曲肱一浩齋焉知廟廊與蒿萊此翁定復死不死舊齋又新有賢子齋前種樹初如椽如今過雲欲造天作人誰無半點氣草動風驚便心醉回山倒海不關身古人與我各何人杉溪老人是翁友拈出問渠渠領否馬子才集

浩齋記　舜視棄天下如棄敝屣伊尹以不義祿之天下而不顧舜伊尹之輕天下如此哉古之人所以成就大事當危疑之機顛覆之變處置甚暇而不亂唯輕天下者能之今夫操刀而斷壺執匕以飯稻者皆是也至於屠龍鱠蛟刺虎之役則束手戰栗而不敢發者其氣慴也千越許淳翁於其所居之東開室讀書名之曰浩齋而求予記予請以一齋之事言之則所謂浩然者可以立見而不惑今子之洒掃是室也異時之洒掃天下有異於此乎今子之整齋圖書拂

拭几案卧琴於床掛劍於壁冠佩在上屨杖在下異時之輔相天子措置

拭几案臥琴於床掛劒於壁冠佩在上屨杖在下異時之輔相天子措置公卿大夫百執之士下至於庶人微至於萬物有異於此乎子有役而呼童子小不如意則必叱而去之奔走顛倒唯子所指異時將百萬之騎大戰于陰山之墟朔野之北微吟而輊呼使熊羆貙虎之猛畢皆赴敵萬死而不顧亦有異於此乎子或志倦體疲神昏欠伸抚髀露腹便然酣臥乎一榻之上異日之厭功名辭富貴歸休乎江湖之間泉石之畔高尚以養德醉吟而適真亦有異於此乎子之居是齋也試以此觀之則所謂浩然者豈不壯哉子嘗患士氣卑弱不足與立子有志於此言則其自負必無敵於天下矣予之閱人亦多矣竊利僅耳喜津津出顏間而手足趯趯然摇動小不諧世則摧敗挫辱作兒女聲有可憐憔悴之色此何謂也予將求子以語同儕而論心尚有此態則可以相視一笑

陳耆卿篔牕集浩齋記

天地之間千變萬化得失成敗是非榮辱如魚鱗如蝟毛相摩相激不知其息卒然遇之則足以使人喜使人悲使人疑愕而驚悸有能壁立不動而高視物表者茲不謂之氣乎氣之所在不三事而貴不九鼎而富不松柏而悅不花卉而榮蓋惟巳大物小而天下莫之能入也然是氣也不可以強索不可以僞假強索者枵僞假者敗故莫若求其所以氣夫氣

非能求之爲難乃得其所求之爲難人莫不有是浩然者也而或至於荼然憒然者求之於外而非內也求之於外而非內則必至於客搏主子賊毋終日求爲浩然而不能浩然也夫有義理之氣有血氣之氣義理之氣不怒而威血氣之氣怒而不威怒而不威者氣益縱益小不怒而威者氣益平益大今欲求其所以大毋欲速毋搏虛主敬以爲根立義以爲的羹墻焉參衡焉日周流乎是理之中而罔敢逾越迨其久也完粹純熟正大高明如養桐梓日化月長而植者不知則所謂浩然者於是乎在夫然後可以達可以窮可以樂可以憂可以詠可以謗毀盖物之戈戟者千萬而我不二物勝我邪我勝物邪郡博士姚君以浩名齋而徵記於予予後後酬世未知操存之訣自謀不暇而胡能有益於博士姑誦所聞求發藥云爾以博士之氣而又求其所以氣行於天下其爲浩也孰禦

歐陽守道巽齋藁

浩齋說

君知所謂浩然之氣又求說於余孟子以來諸老先生之發明予不復爲君道請言兩戰當兩戰時非特直者氣盈曲者氣亦盈也氣之方盈雖使孫吳觀陣蘇張往來其間莫能決其勝負雖然請少待之直者將士可使敗而不可使挫曲者惟無敗敗則士尤其將將尤其上矣誰挫之彼自挫也是則氣非難於盈難於持久判曲者不在旁觀不在衆說

而常在於主帥倏然發露之本心心之公理不可掩也常試論之氣有實有虛實氣浩然之真虛氣浩然之似實者至勁健而最和平正氣之常也虛者乍麗暴而卒消靡客氣之暫也君往者介予謁後村先生德人君子之容貌辭氣君既望之即之聽之矣别去幾年今不遠千里再往真有心於親炙者歟予索居久於夙昔之見未有進也幸持予虛實之說以請益

養浩齋

蒲陽志養浩齋在學門之右

宋汪藻浮溪集長興劉林宗養浩齋記

養浩齋者何長城子劉子燕居之室也曷爲名之以養浩先君子之志也先君子之志奈何子劉子先君子以直道事三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雷霆作于其側震風凌雨交于其前未嘗少降色辭卒以是貶死不唯不悔而將終又以養浩然之氣屬其子故子劉子以名其齋奚取乎浩然爾夫浩然者人所受于天地之氣也所以使之常浩然者學問也夫氣存乎方寸之地而至乎充塞天地之間可謂盛矣使物得以貳之豈復有氣也哉故以我勝物則所以爲剛大者在我以物勝我則所以爲剛大者在物胡不觀諸水乎水天下之至柔也而馳騁天下之至堅非以其萬折必東而物莫之能禦故耶此君子貴乎有所養也子劉子養之以何道子劉子年二十餘家茗溪之上有屋數椽先疇數百

畝父書千餘卷居其屋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也非其人不交也積之歲月庶幾其常浩然乎然則浩然之氣何以見之夫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是八者皆足以入吾胸中而爲吾浩然之寇今子劉子年甚富氣甚鋭方出游乎萬物之間其亦慎所擇哉茍明於所擇而先有以待之異時立乎朝廷之上正色乎人主之前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決是非邪正於立談使人皆曰劉氏有子則浩然之氣見矣噫此自子劉子所有也予曷爲記之曰子劉子之先君子予之畏友也子劉子以爲先君子沒而予嘗聞其一二書其言於座右則如見其先君子焉故屬筆於予而予亦因以自警也

元楊弘道小亨集養浩齋記

余以正大元年監麟游酒稅初識曲子安居縣學爲童子師項背微僂布褐委然目赤且濕蒼髯模糊不見頤頷縣人云子安生乾州居此幾三十年矣生理蕭條自始迄今衣食之奉如一一日謁余而進曰僕以養浩名所居之室聞先生嘗從事於斯文願求文以記之余不欲違其意亦不能從其請但笑而謝焉退而思曰孟子聖人之徒也其論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夫名者實之華也故爲是名也必求有以副之養浩之名子安副之哉余平昔喜孟子之書脩其天爵不肯

枉尺直尋威武不能屈説大人則藐之誦之於口著之於心事之以爲行述之以爲文而自待其身亦已至矣以兵凶破産失其生生之資乃俯首監差中亦孟子所謂抱關擊柝者比也夫仕有尊卑制禄之稱今也仕之卑者不爲制禄而斗水束芻繩之以法舉手蹈足輙挂罪罟折腰於里胥屈膝於縣吏平昔所養消沮殆盡於是晝慙形影夜慙夢寐飲慙甌盂食慙匕筯他日復見子安其形貌堂堂乎美丈夫也布褐鮮鮮然美衣服也氣充乎其浩然矣因笑曰無乃自視不足而所見者然耶

許有壬至正集 題廣平何文美養浩齋 操舍存亡貴自知一齋容膝有餘師神龍淵底潛珍處文豹山中隱霧時要使尋常塞天地休教物慾間豪釐相門堂構非難事希聖功夫在有爲

黃楊詩 養浩齋爲陶彥弘賦 弘也何充擴軒題養浩名本無功利念能達聖賢情玉樹春暉暖冰壺霽月明慎言毋失餒萬彙自生成

寓庵詩 養浩齋 名配乾坤了不磨古今惟有一鄒軻寄言養浩軒中叟必竟心中似得麽（一作胷襟）

顧齋

宋張南軒集 顧齋銘 廣漢張某名華陽宇文紹節之齋曰顧且爲之銘人之立身言行爲大惟言易出惟行易怠伊昔君子聿思其艱嚴其樞機立是防閑於其有言則顧厥爲毫釐之浮則爲自欺克謹于出内而不外確乎

其言惟實是對於其操行則顧厥言須史弗踐則爲已愆履薄臨深戰兢自持確乎其行惟實是依表裏交正動靜迭資若唱而和若影而隨伊昔君子胡不慥慥勉哉勿渝是敬是保

魏鶴山大全集顧齋銘　潼川嚴師夔過予江陽孜孜焉敏學而審問與之語氣聽神受將以研覈理道釋回矯偏惟君子之歸非若世之剽竊語言爲譁世誣民計也嘗從容言曰昔者吾摘中庸語名吾齋廬曰顧夫子其爲我銘之嗚呼斯爲學之大端也予曷敢辭銘曰仲尼之道博大如天仰高而鑽堅似不可企及然而其言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夫事父事君與施諸兄弟朋友之間此庸德庸言耳而仲尼自名以發於詞予思不諱以著于篇人謂德愈盛則詞愈謙豈知知愈明則言愈艱言之艱則言必顧行知之明則行必顧言謂顧者何詩之乃眷西顧書之開厥顧天反求孰察周覽還觀盖反覆而視後非果敢而直前嗚呼子韶其尚勉旃此衆人之所易而仲尼之所難

蔡九峯詩題范伯詩顧齋　時人欲作聖賢歸反已由來自不欺談話每虞無十步持循長恐有虛辭硜硜固不爲茲必踽踽寧求可善斯喫緊此心常目在一誠之外靡餘師

芸齋

朱晦庵大全集芸齋記　友人徐元聘有田舍一區旁治軒牕明潔可喜暇日與子弟講學其間而

問名於熹熹故爲農知田意嘗謂孟子言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所以自任者輕最爲善喻今徐君課其子弟而學於田間姑以芸名齋使學者即事而思之則内外之分定而力之所肆不於人之田矣霜露既繁實而食之所以不顧人之膏梁之味也徐君以熹言爲然故書以遺之云

簡齋

輿地紀勝 宋陳參政去非嘗假館郡圃其所居室自謂簡齋其名甚著

元牟巘陵陽集簡齋記 人之有宗族猶水之有源委木之有根幹其所從來遠矣司馬子長班孟堅皆嘗自叙李翱及舊史皆稱韓氏自叙其先本漢司空稜潁川人後徙陳留中昌黎韓文公之先世也世之自叙率本諸此惟陳氏本京人繼徙眉之青神太常公徙雒陽長子恍京東轉運使靖康中運使子慈州司士參軍揮避地蒲之猗氏遂家焉簡齋則太常次子恂之孫也靖康南來紹興間參知政事以疾請去除資政殿學士知湖州歸老烏墩之精舍既歿遂窆于歸安縣廣德鄉上強里之岩山南北隔絶二百五十餘年兩房子孫簪纓不絶但不復相聞區宇混一以來參軍之五世孫損齋公來爲浙東廉訪使參政之五世孫庠訪損齋浙東叙兄弟焉離而復合夫豈偶然然損齋慨念水木本源自浙東謁告來霅拜簡齋之墓漢人以過家上冢爲榮公之此行盖

爲得之俾予識其顛末將刻石列之冢祠予與簡齋之先俱蜀人今寓于雲竊嘉公尊祖敬宗之義不敢以固陋云陳簡齋集題簡齋　我窓三尺餘可以閱晦明北省雖巨麗無此風竹聲不着散花女而況使鬼兄世間多岐路居士繩床平未知阮遥集幾屐了平生領軍一屋鞋千載笑絶纓槐陰自入户知我喜新晴覔句方未了簡齋真虛名

太簡齋

宋劉行簡苕溪集太簡齋即事二首　太簡老人家似客室中猶恨未空虛筋攣步澁常須酒日入窻昏始廢書　曉來人報雪遮門委巷蕭條郭似村自酌甕醅能軟飽借人布被得奇温

敬簡齋

邵陽志通判宜興沈綸詩　謹獨淵源妙莫窺史君行己自能推紛紜獄市貴毋擾俯仰天人了不欺燕寢凝神香裊裊公庭省事物熙熙致君堯舜無他術却笑龔黄未必知

事簡齋

建安志崇安縣有事簡齋淳熙間知縣王齊輿於廳事之東建

剛齋

元許有壬至正集剛齋銘　地官主司觀君志能扁齋曰剛諸公剖析幾盡安陽許有壬發其未盡之義銘之曰惟士尚志志充乎氣曰惟至大剛實與配茲陽爲美隂柔則戾君子小人一反而異世方同軌笑言區區害則鼠竄利則水趨推是爲人流弊何極居而喪德出而誤國聖人有

歎未見其人慾焉得剛一語萬鈞桂林佐幕已見行事豈曰吾非吾剛未至珍重鄒書異辭同義直養無害充塞天地

迂齋

周益公平園續藁迂齋銘　竹亭二齋右寘司馬文正公像叢公著述其間即公自銘曰爲政正名或以爲迂溫公曰叟孔之徒與

逸齋

元曹文貞公集題馬莘卿逸齋二首　飛潛動植滿塵寰造化紛更不暫閑珍重幽人明此道洗心觀物老夷山　虛名到底不關身識破歸來有幾人落落齋居嘉遯客百年詩酒四時春

審齋

宋潘良貴默成居士集　沈文伯特立獨行之士也好善如飢渴疾惡如仇讎赴人之急如救焚拯溺志剛氣勁不爲世俗屈折掌教於婺日與諸生講明道藝論說古今亹亹不倦暇日闢齋自適求名於予予以審名之文伯曰願聞其義予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公賢矣或懼其過使凡有爲而加審焉古人不難及過非所病也文伯曰唯乃作審齋銘　昧而思智鈍而思利雖單厥心卒莫能至明而思疑敏而思遲匪曰不能是誠不爲審之爲言資明濟敏予克行之是謂平準中而大匠取法焉人其有不允乎

鈍齋

元程雪樓集鈍齋銘　銛故恒劌久則必訛驥於駑駘其行實多順流加飄抵石敗波疾走翾飛終嬰禍羅維此君子焉知其他保此鈍

遲以毓天和百歲獨長如援魯戈美哉象賢一唯一阿匪直緒餘其德同科吾有拙璞尔琢尔磋乂不潰成錐則屢磨銘以訊之今者若何

如齋

元吳澂支言集如齋詩　五金同入大冶鑪洪纖厚薄各異模孰高孰下孰脩短孰爲不足孰有餘浩劫變成只須臾百年何事分戚愉至人謂性不謂命性惟一本分萬殊君家畫出大極圖誰知大極本來無道有所如還不是如如不動乃真如

自如齋

宋呂居仁集自如齋詩　朝爲事所奪莫爲飢所驅不知六合間何人能自如永新段夫子屋小心有餘教子有家法逃禪猶作書

積齋

元宋本至治集積齋記　予與廣川李君德臣始相識于南時李君年十八九形頎然氣銳而岸貌渥赭以澤讀書問學甚屢不接人間有爲率剛以自遂予畏之又十年見於京師頎然者無加損渥赭以澤者頗少蒼然矣愕問其老則曰吾日鏡吾吾貌固未變於前耳其言觀其行事則頗欲棄異與人爲同其銳而岸者廼稍趨渾然之域復愕其爾則曰吾行事自若吾氣亦未始變前蓋其貌日與一氣日與居不自覺也然予鄉畏之者轉而愛之矣既且見其於人事大致細故至市井器物苦良皆能究之則又愕問之蹙然曰吾既別子吾父謝事家食吾母又棄養吾不得如前日讀書走徐揚道路無寧歲故頗習人物情態之嵬瑣者耳予益知人家於

讀書走徐揚道路無寧歲故頗習人物情態之嵬瑣者耳予益知人家於學不若道路於學方冊於學不若從事於學昔韓子得李平者河中時兩人皆未冠未通人事既十四年遇之下邳則皆有妻子自謂無復昔時無度量之心而思舊多可笑者李君固異昔矣不知予視前何以問李君李君不肯攻予短方自謂久廢業聞京師有國學者大夫士之藪也又慕朝廷設科取士官使之故來游焉將復修其已廢者而竊有意俊造之選取傳說道積于厥躬語揭齋曰積以自勵幸記以起吾意予謂說論學緜敏緜修緜懷始至積非謂可忽然一旦即積之也予欲李君之德若其貌緜澤以蒼學若其氣緜銳岸而渾然又欲李君之德之學之蒼以渾然者若貌與氣不自覺若予旁觀者覺也若是則道真可積諸躬矣其方則予又欲李君酬事酢物壹是以此世為徐揚道路繼自今至老為別予十年則人不畏以愛若予者詎有既其積又詎止區區已廢方冊之程其獲將百科第茍德與學不貌與氣若而形之若雖久不加損或又有少退却則予不知矣敢以是記齋資李君自勵若裔書曲折則具儒先之說與嘵嘵于誦孳孳于綴辭俛焉纂鈔強聒以講說者李君亦自能皆無藉予尚口而道之積殆亦不專在是也

畏齋

宋陳耆卿篔窻集 畏齋記

畏齋者錢沆少初讀書之室也少初讀書自論語始得三畏之說欲終身焉且以名其齋名齋匪難也求無媿此名難哉夫畏入德之户也人無所畏則何事不可爲三畏畏之大者也其中又有大者焉大莫於天命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天以是理賦人人以得是理而爲人一息不存則障其天閼其性名雖爲人而實無以遠於禽獸故君子畏之且天理不在遠四端五常之道其大者也縷而計之則一語默必有天一動作必有天知其爲天則人慾無時而得肆矣不知其爲天則人慾無時而不肆矣故人知有轟然之雷霆而不知其有隱然者焉隱然者理而轟然者特形聲爾夫小人之無忌憚者雖雷霆未必畏也知畏者雖無雷霆亦畏也大學之道貴於謹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然則少初之畏不必衣冠佩玉坐此齋然後見一出焉一入焉藏脩而游息焉澄其心君靜其志帥避欲如避仇去邪如去囚是心常若天之臨乎其前而折旋乎其側則一髮以上動有軌度積之而久則清明在躬左右逢原泮奐優游無入而不自得蓋天理本非強人之物所謂畏者亦非終於焦勞怫縮而已也少初公台子脫畧富貴而欲從事於斯可謂有志也已能充其志則聖賢可以馴致不然則未免爲鄉人少初勉之 永平志

馬遂初畏齋銘

不耻不仁不畏不

義苟有是心何所不至是故小人弗畏人畏彼君子兮小人之畏始也知畏終也無畏故能俯仰天地而心不愧

格齋

宋李壁詩 一物具一理皆有極則處索焉而不精於德何所據 楊誠齋詩 讀書輪何知問羊馬何與二理仍兩心終無研究處 周益公詩 世事環無端聖功井有訖欲知至不至客驗物交物 魏了翁詩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一日復一日會有豁時處

元齋

宋劉漫塘先生集 元齋說贈陳孟明　陳孟明闢齋以居而徵名于漫塘叟劉某叟命曰元齋而語之曰子聞之乎元者善之長氣之始冠乎四德而運行乎四時者也嘗試與子驗之一日之氣朝而升晝而盈莫而收夕而息息矣而復升焉四時之氣春而生夏而長秋而歛冬而藏藏矣而復生焉孰主張是豈非元氣猶存則雖其息也藏也固無害於日之朝歲之春耶子之先擢儒科者數世雖身不大顯而以文名者不可勝數蓋方是時奕而弁者皆士林之秀弱而弄者皆簡編筆墨也故其效如此年來似少異矣孟明不飲酒不博塞以游而甚好學又謹於事親陳氏之元氣其在斯歟故爲大書以名其齋而復爲說其義使仰而觀俯而思益求其所未至且告族之同志相與勉旃云 姚成一雪坡集 書元齋跋後　漫塘立齋二先生某生晚不及識陳君

實以元齋說與跋示其得觀遺翰九拜敬嘆前哲已往一字一墨皆可歷代寶也雖然盍求其義夫元萬善之所從始也故曰善之長元包四德如仁之包四端元即仁也故曰君子体仁而足以長人體元之仁天地間何莫非吾生意又奚止復一家之元氣如先世之取科第而已哉顧因先生以元名齋之義而求仁焉庶無負二先生之說之跋之意

元王惲秋澗集

元齋爲仲希賦　平生襟度玉無瑕天馬精神出渥洼北海罇罍無暇日德公賓主到通家山高仰止人皆慕齋用元名意匪誇教子以經平日事不應遺實取其華

李太初詩

爲濮陽主簿賦　一氣中含萬善根夫何爲善即吾仁不煩力剖藩籬破已覺軒中浩浩春

忠齋

宋林希逸詩

題吳司戶忠齋　事業心期在漢廷師生莫訝共齋名當年取履封留者入夢衹因住穀城

盤齋

宋趙君鼎集

盤齋詩　退之送李愿歸歟兩山間而今乃有此坐能悅吾顏

宜春志

嚴嘉賓詩　孔明天下士當年卧南陽一室儻已定未害志四方盤齋誠有餘輾轉意味長攢書以爲娛殖蘭以爲芳四友置左右聖賢味中央要爲陋巷回抑作干祿張何當膏吾車相從以徜徉

劉漫塘集

題盤齋詩　不到盤齋十一年舊時梧柳已參天應乘天上浮雲去忍看梁閒淡月篇

蟠

齋

宋劉雲龍先生集

蟠齋記

安成劉君公濟於其暇日合里之親且舊相與觴予於所居之西偏酒數行顧予而言曰是乃吾平日語人所謂蟠齋者也請因以誘予且齋之前壤瘠不沃而隆窪高埤之所附水豬不流而濁撓弗蠲之所鍾外漫客土古道傍出其下怒蛙盤鵖迭相鳴喧而不材之拱木毀折之叢篁與夫幽芳野蔓藤蘿鬖鬖相為紛披而不知四時之有流轉此蟠之地也吾之屋視桷與櫨幾撓而若將弗支也視其隅與四阿幾頹且靡而似無所投足也而吾不以為陋圭窬隙壁僅能蔽風雨脫罥埃而其間叢書數千卷足以時其探討暇則彈琴弄碁足以娛玩其耳目心志此蟠之居也方吾少時知所以從事乎學則知所以從事乎世日數千百言落筆立就中間臥隆而影索途修而步艱志有餘而力不抗連試禮部輒斥弗遇人生安與樂耳亦孰知其他此吾之所以蟠也然世之人方且躡穹臺臨廣囿睇清漪之渺瀰掇茂植之芳香以侈其游觀而吾則易之以卑汙狹陋之地飛甍重霤綺疏青瑣百金之壯麗以至髹鬘刻鏤藻繪彪炳矗如幻化者不知其幾區而吾則易之以容足之所彼得志之士策肥茹鮮緩佩而青朱了無不可意者吾則易之以平居無事之隙是三者吾率皆易之而若將無俟乎世則謂之蟠也固宜予

於是復之曰古之人誰不欲達者達卒不可得然後深居遠遯不在東閤在南阡瓜疇芋區頣步可見到宅居廛而田負郭家有乳雞豐豚以卒祖歲旦暮杖策恣兒童相遨戲此事不得志而去與欲進而無所從者之所為也今君齒剛而氣渾一切無有是事則宜與夫追念三徑之就荒退思倦鳥之知還者異矣奈何終役役有此土以處也耶既而曰我知之矣且世固有鈍其始而終自利休於塞而通必至者使物而無蟠則孰且為巳哉今茲明天子在上賢士大夫自以為無若此時為可以得志何患不勉爾吾將見其運符志偶雷奮蟄而燭破幽須遠且大正在異日則是齋之設其殆有激而巳雖君亦無能終留也故為之卒其說使君之所寓名於蟠者如此

易齋

上饒志易齋者故知柳州青社宋授傳道之所居與其所自號也幼從其舅徽猷閣待制廣川董令升讀書未嘗出門令豐城知永康權發遣柳州俱有可紀易齋之銘尹諫議所作謂易生於難難生於易其銘則曰惟易之為匪難之慮習行夷途九折先度凡易必難百無一可安處骨肉如讎在左既善其易將知其難當暑備裘終身不寒

居易齋

宋李方叔濟南集會居易齋分韻　君子何樂胥清夜以文會篇章各紛拏錦組貫珠貝高譚生清風石

齒漱湍瀨安得樓蘭內充庖餘炙膾元吳哲詩題盛本初居易齋卷自分驅馳嬾那知踐履深風雲難強會箕頴亦何心肩肩齋門瑟悠悠梁父吟周行信如砥吾道孰銷沉

重齋

宋黃勉齋集家恭伯重齋記　眉山家恭伯名其讀書之齋曰重取夫子不重則學不固之義屬榦記榦竊聞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為本而推之云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致知又以居敬為本焉先儒論居敬之方則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整齊嚴肅夫子所謂重而又居敬之本也容貌之莊言詞之謹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輕淺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哉世之學者溺心於文詞功利之末固非大學之所當務志於學而不得其要則又舍近騖遠憚拘檢而樂放肆其於學亦豈能有得耶恭伯負奇才擅讜論擢高科守其家學之傳汲汲然以讀書講道為事而又必以重為先可謂得為學之要矣然則以弘毅而任斯道之重以斯道而任天下之重亦由是而益用力於大學之道而已恭伯勉之哉恭伯名抑令為嘉定府學教授

清齋

國朝宋濂集義中勝禪師結室於中天竺取契經語名之曰清齋詞林宗工各出新意侈張而斧藻之意亦至矣全室翁同雲巢丈人以

義中證脩近道必欲得予言予學日墜何足以與此然而清齋者香嚴妙悟之所義中既藍其名則法其道亦宜也不然何取於清哉無相居士為說偈曰　中竺有虛室八窻皆洞然觸目無礙者有境皆攝入煙霞草木石鳥獸昆蟲等以至世間事何物不可狀此以何因緣獨名為清齋纖塵了不生正以清淨故昔有一童子嘗居清淨室寘寂於至道見焚沉水香由是作思惟香雖根於木非火則不發火縱能燎原熾然不可遏茍非遘香木香氣從何起因知木為自煙火乃為他自他共和合無因能行空觀茲四相義幻有即空相四大所合成其法亦復然又況木火聚烟氣未曾升鼻觀已先通緣我有鼻故香乃從鼻入我若無鼻時墻壁瓦礫等瓦礫與墻壁未聞知有香皆由自性起不假外物故又況二物者斯須即變滅唯存灰燼餘欲求是香者去來杳無跡畢竟性空故吾性本來空雖空無不攝不落有無間妙香無去來因茲悟密圓發明無漏果得證香嚴號二十五玄聖各說最初事成道由圓通七大十八界各各有所入久近雖兩異偏圓或二殊其教已開顯偏行即圓融悟理既一同誰復分遠近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主伴實相濟後先了不別敷演眞實義普度有情衆聞者當悟省勝師取契經揭名其齋居當行無上道眞證圓通智若外而

不內如龜毛兎角欲見不可得居士説偈已忽見清齋東爛然大月輪躍出瀛海中光明悉照燭清澈無纖翳特爲作證明表此清靜法

素齋

宋李忠定公集 素齋箴 不白不彩不質不文繪事爲後素居其先皓皓易汙營營易黥術斯以往其慎所染閑邪復禮友士之仁以文會之反相吾真抱此以居處子之秀出則事君惟道之就鄙華勝實惡紫奪朱惟正惟中以卷以舒勿貪夫位勿慕夫禄有義有命死生禍福昔者夫子從事於斯體道拯溺湼而不緇殊塗同歸何思何慮養心浩然獨守其素 臨江蕭君建功作素齋而求言於余庶幾有志於道者作此箴以示之建炎戊申十月晦日書于崇陽僧舍

積素齋

元張志道詩 積素齋爲成誼叔參政作 高人治齋廬丹臒斥不御流雲護儲胥積雪在牖户光凝氷壺秋色奪璧月曙恍然覩古初元氣涵太素有美齋中人皎潔若振鷺白賁守聖謨玄文匪予慕融此一色純豈但崇朝故趣淡謝衆華境虚發深悟黄扉豈素意夙志安所遇永堅貞白心式爲我皇度 貢泰父詩 賦成誼叔積素齋 飛雪委階下顥釆滿中堂明月更被之窻户流輝光夜深時起望星斗低以昂庭樹度疏影林花散微香忽若白玉堂衆羽分頡頏涼飆颯然至坐覺澈肝腸裴回復裴

回衣露白如霜永豐縣志縣廳百楹有積素齋在縣廳之東

堅白齋

元胡居敬樗隱集堅白齋記　余幼讀徐偃王碑知徐氏爲三衢名族代有聞人往歲承乏詞林與衢士徐志尹同署文學醞籍蔚爲儒林之彥今游番禺復識郡守徐公炳文侃侃乎松栢之姿皎皎乎氷霜之操信徐氏之多賢也公嘗名其讀書之所曰堅白齋搢紳咸頌詠其美僕不敏謹稽其章旨爲公續陳之佛肸之召夫子也知趙氏不足與有爲欲得聖人行道以濟時也聖人或行或止其動以天子路未知耳譬物之堅白馬磨之而不磷也涅之而不緇也佛肸能浼我哉學者則異乎是矣金至剛也或化爲繞指之柔衣本素也或爲風塵所緇理固然耳在聖人則不然其堅也猶山岳峻峙震雷不能破之其白也猶白雪之白凝塵不能汚之蓋聖人之德純乎乾剛濯以江漢暴以秋陽皜皜乎其潔也誰得而磷緇之吁聖人者萬世之標準也去之數千載遺書尚存觀其書迹其事聖人德容可思可法無徒慕其名也吾觀公秉心堅正而不爲物撓操行潔白而不爲欲遷蓋知學聖賢者宜以堅白名齋也古昔座右有銘咸以自警公蔵修於斯游息于斯循名思義進德孰有涯始書是語與同志者講焉

白賁齋

國朝錢宰臨安集白賁齋

記　夫天下之至文無飾也天道無爲而日月星辰麗焉地道無爲而山川草木麗焉聖道無爲而禮樂典章麗焉使天地聖人有所造爲而然夫豈天下之至文哉上古之世大樸未散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無爲而化而至文已寓於其間矣及夫淳風澆厖俗漓施之以青黄加之以丹雘而正色亂矣淆之以金石亂之以絲簧而大音隳矣和之以甘辛調之以鹽醯而五味失矣飾之以雕文刻鏤紩之以黼黻纂組而大樸散矣任之以才智技能運之以精神巧力役之以思慮營爲縱之好惡莊矜誕謾選懊雋詬悲愁逸樂而天下之文始侈靡潰爛汗漫不可止約而忘其性命之真矣是故聖人出而化天下將以復其淳焉大禮必簡大樂必易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簋之告燔炙也貴飲食之本也樂之尚竽籥也貴其質也輅之尚越席也尊其稱也莞簟之尚藁秸也冪之尚疏布也器之尚陶匏也莫不樸素純懿渾然天成不假琢飾不藉塗塈不事修爲施之禮樂典章誠敬是將可以假于天地可以交于神明可以感于人民事物非天下之至文孰能與於此哉臨海有洪原羽者篤學而尚質疾世之文勝而侈靡也扁其齋居曰白賁殆將馴致夫文柔成賁之象而不使過於文焉故余道古昔聖人至文之寓于樸素者告之雖然

至文無飾惟聖者能之聖人法天地之至文君子固未易至也傳曰衣錦尚褧惡其文之著也君子將不得以聖人為法哉

內白齋

元王沂伊濱集內白齋　動息袪百慮紛華謝群妍静專外治定敬直內乃專悠悠天光發皎氷鑑懸反照但一室流輝昭八埏歛舒豈徒爾恒久貴自然如何蚩蚩者敢昧蒼蒼天紛持白黑辨而契內外篇蹊蹊惑所入焉能探其玄永懷保貞素橘頌乃陳言

玄同齋

元韓性五雲漫稾跋鄧牧心玄同齋記　牧心寓山陰時嘗示余游記若他著述數十篇其議論有取於釋老者為多及讀此卷舉三氏之同異而索言之辯矣然三氏同異未可以一語盡至所謂利欲冦人易乘所忽則可謂名言此卷松雪翁所書尤人之所愛重也

道玄齋

元胡居敬樗隱集道玄齋記　清江楊氏世為良醫師士大夫咸宗尚之至于道玄不知其幾世矣道玄擅醫名于時尤好儒術闢丈室聚軒孔之書咸列左右暇則端坐諷玩研極旨要蓋深有志於茲道也搢紳之士號之曰道玄齋屬予繹其義夫道充滿乎天地散見于事物日月星辰之運行山岳河江之流峙皆道也大而三綱五常小而方技之屬亦道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參而為三亦充夫是道之大

者而已道而至于玄斯爲極矣但玄之一字凡儒書所言若天之玄舜之玄德其義或殊也老子曰玄之又玄則玄者至美至善而無以加之謂也老氏之所謂玄其易書之所謂神乎老氏之學大槩以清淨爲宗以養性要其說與軒轅相近似漢初治其言以黃帝老子並稱良有以也道玄觀乎黃帝老子孔氏之書區別其源流究極乎同異掇其同乎道者以治吾心以修吾身則斯道之玄無以易矣窮而獨善守此道也達而兼善推此爲良相良醫司乎濟物無二道也道玄之學能究斯道之玄矣醫之道通乎神聖工巧獨非玄乎搢紳之咸尊道玄曰玄齋先生真知言也道玄之大父志可翁年九十餘視聽不衰學行益著則斯道之玄蓋世守之矣吾聞揚氏系出岷峨蓋子雲之裔子雲作大玄千數百言以擬周易其書具在質諸家學尚有足徵否乎幸以語我

遥碧齋

宋李昭玘詩 宿慈氏遥碧齋有感 齋榜無名書 高僧邀我暫淹留細話朱轓此屢遊不見清談飛麈尾空流悲淚拂銀鈎淮山勝地千年在人物才華一夢休欲作招魂弔餘恨晚煙疎雨不勝愁

泛碧齋

宋陳默堂集 和李舍人留題泛碧齋 山脚回環捧遠潯碧琉璃上玉爲岑共憐采鷁風前試正值滄波雨後深應爲尊罏輕去國遂

令胡越盡同心。濟川此去爲舟楫也念江湖有陸沉。陪知縣夜飲泛碧齋再用前韻　暑雨初收水拍潯。溪光南北影千岑。移舟爲愛玻瓈闊放盞那知琥珀深。緩帶小風來水面倚欄涼月轉天心。酒酣更駐淩波襪直待銀河夜色沉。李忠定公集泛碧齋詩　畫齋初泛碧谿潯。十里津平疊翠岑。拍岸煙波梅雨細連天芳草嶺雲深。愧煩斷取西湖景蹩慰傾思北闕心。好是清霄山吐月。水光天影共沉沉。　六月十八日。同陳與宗鄧成彥鄧志宏早會凝翠閣晚遊泛碧齋。　高閣凝虛翠虛齋泛碧川七峯連秀色萬戶鎖晴煙風物悲遊子登臨集衆賢。伊蒲修淨供香霧繚芳筵嗜酒陶元亮狂吟白樂天嫩菱披紫角新荔擘紅圓文字真清飲溪山結勝緣畫橋橫螮蝀繡嶺卧蜿蜒。落日生氛靄移舟信泝沿星河光耿耿風露氣涓涓山吐三更月人遊半夜船亂螢行熠燿宿鷺立聯拳盡興忘歸櫂銜盃約倒蓮。乗槎疑犯漢御氣欲登仙。但有詩千首何妨謫九年深慙二三子陪我亦蕭然。　同羅疇老鄧李明燕凝翠閣泛碧齋。　法界惟心在處安勝遊須信得時難雲峯遠並山峯碧天影深搖溪影寒。去國不知流落恨親仁且盡笑談歡夜涼風露生舟楫皓月遥升白玉盤。

玄潤齋

龍虎志在龍虎山宋濂記信之龍虎山爲漢天師

露生舟楫皓月遥升白玉盤。

玄潤齋

信之龍虎山爲漢天師

裔孫傳道之所四方之士從其學者無虛時元重紀至元己卯山之耆德朱君一真以謂學者之來爲求道也不博以文則道何繇成博文必有師不有田以養之則師弟子之羞服百需之具奚所取給而賴以不壞乃捐腴田若干爲學田莊俾其曾孫李弘範主之越十三年朱君卒兵亂事寢至正甲辰朱君之門人史君繇直懼不克繼師志復益以己田百四十畝命弘範興學事弘範亦自感奮斥田五十畝卽山中易隙地闢齋舍爲講誦之區以一百五十畝增爲學田授齋之長者世守之名其齋曰玄潤於是弘範曰斯可以成二師之志矣然吾居鄱陽兄弟皆夭死無嗣不圖祖禰將無所食吾責可辭復選從弟之子義實爲嗣作室數楹於枇杷山之陽扁曰肇堂以奉其先堂之旁構齋題曰玄潤以教其子孫亦以田百五十畝隸焉弘範復曰斯可以延吾親之祀矣師之德不可廢也入田七十五畝於上清宫之祠附祀其師史君而以其禰配之弘範又曰吾志稍行矣然不託之文烏足以知吾朱史二師嘉惠學者之仁後人繼續之力哉廼屬其友鄧君仲修來請記其玄潤齋欲著二師之績也道家祖老子老子之學該博閎闊而尤深於禮當世大儒多曾北面問之矣其學之博非必守一術以建世胥禮之本必不棄人倫以忘親後世或失之去老子之

道遠矣朱史二君獨能以博文誨學者固為善於學道弘範既著二師之事又圖其親與師之祀不亦違禮之本矣乎非知道者不能也夫學於斯齋者學道而已予嘉弘範之所為近道而得先後之序也并書以為學者法焉

虛白齋

應天府志在應天府治城山道士陳玉琳建危素記　夫膠轕萬變而志不為之亂明白四達而智不為之鑿此古之學道者所以大過人也漆園氏謂之攖寧其以是歟陳君玉琳學老子法於宣城之玄妙觀既而主金陵之玄妙觀昔我文宗出居江南數登冶城山觀在其處眷遇甚厚及即皇帝位改玄妙為大元興永壽觀陞宮錫君虛白之號乃題其齋曰虛白昭君賜也侍御史濟南張公書其額又為著銘而縉紳之士多為之記君又屬筆於臨川危素素惟昔文宗舊勞於外周知民事公卿大夫士有文武才德知能者悉取而用焉至於方外之臣雖長往於山林無事乎祿爵而亦不欲遺乎其賢仁哉帝王之用心也君能遭值休明錫厥嘉號所以知君為深矣夫虛室生白惟至靜者能之君為人慷慨好義處當東南都會之地又其宮有大興作應接繁夥規畫纖悉自它人觀之鮮不猒倦者而君處之恬然若無所事苟非深有得於其學能如是乎世之人棼其和柵其衷者求一息之安窺一閧之明且

不可得。蓋亦可悲也哉。然則君之於道信有所受。亦豈秦漢之方士能與知耶。是以名齋之義。雖屢辭不敢爲之記。而亦卒不能終辭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六　七皆

齋

齋名十二

坡谷齋

宋周益公平園集坡谷齋銘　黼黻斯文綱羅衆作既造先民亦詔後覺設其像萃其文爲之賛歲庚申

濂伊齋

周益公平園集濂伊齋銘　道若大路達于誠明必欲深造莫如力行

企濂齋

宋度正性善堂藳青石劉申孫企濂齋銘　恭惟洙泗篤生聖人天寔命之以作六經六經之道揭若日月孟子既没其學遂絶千有餘載非無大賢自以爲是而非其傳維茲舂陵濂溪之濵是生大儒以興斯文其興維何窮理盡性明之此心以合前聖前聖之心至是靡蔵百年之間愈久彌光後生弗利肆其詆欺彼其之子即背而馳捨此則利蹈之斯危舉世紛紛莫知所擇惟我同志恨不同時誦其遺書企而望之望之在前如聞其音虚巳以聽庶得於心詩云伐柯其則不遠苟欲至之其可不勉

頳齋

宋趙元鎮詩頳齋在倅廳面對逍遥樓牌額三字顔魯公所書　想像英姿不可還

空餘翰墨照人寰亦知凜凜有生氣千載長留顧揖間

睎顔齋

清漳集宋葉溱睎顔齋銘　斷斷洙泗之間從遊至於三千回終日而如愚夫子乃獨稱其賢謂克己以爲仁顧他人鮮儷焉有若無實若虛過不貳而怒不遷始而昔卓也嘆乎堅高後前終而庶幾也同乎步趍馳言惜未達夫一間而天遽奪之年惟微言與懿行粲日星乎簡編睎顔之人亦顔徒視斯銘其勉旃

魯齋

宋沈繼祖梔林集題歸州黃教授魯齋　魯齋居士自忘機丈席凝塵日下帷甫也猶爲老賓客參乎獨得道精微奏篇已草三千牘大廈當求四十圍行矣道山鄰日月未容巴蜀久相依許綸涉齋集黃叔萬知縣以魯名齋求詩將赴公安併以爲餞　堂堂張也竟難爲一唯工夫魯得之得免故應忘百慮亡羊正爾失多歧千林搖落青還在孤月當空影自隨昔日校官今作縣魯齋行處即吾師

學魯齋

元連百正集學魯齋記　錢唐丁君強父文章士也鄉之人咸譽之初余游杭頖君居前廡與之識且嘗與之爭功名於場屋間後十載奎文歛耀芹藻無香君於是閉門讀書不復以榮進亂心名讀書之齋曰學魯課其子命之朝夕學焉一日造其齋見之且大咲曰異哉奚而名也父字以強子教之魯何勇於己

而示子以怯與是必有故也且魯有等級有真有似曾參之魯魯之似者也周勃之魯魯之真者也夫以椎魯少文之夫一旦處大變故不動聲色而能安傾危之社稷若曾子者又非絳侯比也聖門高弟顏曾爲首稱顏有得乎愚之如安知曾不得魯之似然則真可也似亦可也今將教之學真乎學似乎強父曰知愚一武子也吾夫子獨以其愚不可及以善於處愚之時者尔某之子稍聰悟易通於學方今薄習靡靡易以移人可不慮哉詩云它人有心予忖度之予之心予其得之矣烏乎強父往矣有子曰君瑞讀父書世其業心術氣質不爲習尚所變化謙於已恭以待人言語動作容止進退無一不於魯之學得之君瑞年方壯籍籍有詩名夫詩亦道也由是懋於詩篤於學庶幾可以進於道進於道是亦曾子已矣是亦曾子已矣

愧陶齋

山陽縣志 紹熙元年知縣事章深記畧云昔淵明令彭澤居八旬小不如意慵然賦歸今予宰窮邉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迺方葺茅蓋頭以苟歲月聞淵明之風寧不媿乎因榜其室曰媿陶今廢

效陶齋

宋郭祥正青集 和陳掾効陶齋詩 君欲効陶潛超然異今趣開齋即吾廬欣欣同所慕潛魚不群遊栖鳥不返顧無意亦無我何思復何慮遂趍羲皇上日夕自休裕百年

能幾何不知歲云暮終當隨白雲悠悠此山去。

景蘇齋

金王遺老集寄題南京高特夫景蘇齋 堂堂大茅君英氣壓千古歐梅辛前輩餘子安足數緬惟熙寧間當國王介甫要功作新法欺世惑人主徽公挩橫潰溺者十六五孤忠初生此投竄畀豺虎方王堂紫微磨衲視簪組及朱崖赤壁歎棟等華宇窮達以吾命肯與噲等伍才名塞天壤忠義傾肺腑生前幾絢絲身後一丘土迺翁韓王後談笑登翰府能書得坡髓能文踵坡武典刑今亡矣歲月一仰俯諸郎皆豪傑仲也承父蠱榜齋曰景蘇是亦報法乳丹青儼遺像蔌水羅盤簋短簷高屋帽想見不媚嫵況慕其爲人之子無迺魯蚕聞客汴上屋不庇風雨誰能哀王孫伏臘供酒脯我生有詩癖才短浪自苦何時登龍門拭目快瞻覩頗此一瓣香親拈爲初祖。

景程齋

輿地紀勝在梅州治元王惲秋澗集題鄠縣簿雷損之景程齋詩卷 道統幾微孰繼傳景程還得此君賢須知二帝三王事要似仁民愛物先 理窟名言燒典墳發源伊洛見經綸千年鄠杜遺風在更着雷卿繼後塵

武齋

邵陽志宋王暨州學重修武齋記 慶曆三年京師始建武學列聖相承規制大備高宗皇帝六飛南巡紹興十有三年復設學行在所二十六年迺爲

大備高宗皇帝六飛南巡紹興十有三年復設學行在所二十六年廼爲

博士弟子置員孝宗光宗教養益至人才輩出濟濟可觀今皇帝嗣位之五年詔諸路提舉學事司下所隸郡增闢齋館兼養武舉之士作人之美邵爲郡被邊左文右武其奉行宜力曾不十稔滋怠弗虔東平鞏公偃藩政成乃以羨鏹俾邑令三山姜必大復舊增新壹用慶元詔書從事姜君奮搉是科敏於承命閱三月而訖功惟公學問文章爲世所宗禮士愛民知所先後儒術既明武經用修咨尔承學居於斯食於斯勿毀於隨勿荒於嬉業光而聲振將見有名鄉才大夫由此其選則我鞏公之德不可忘也是用直書以告後人嘉定元年八月旦迪功郎邵州軍事推官王暨書

都梁志宋方賓詩　濱江清澈古山明毓秀天然產雋英欲得崢嶸多傑出要須磨礪在師成訓蒙鼎址分三杜閱武連楹闢二黌治世人材方並用好彈事業致功名　折桂相期步月宮聯名鴈塔振儒風燈窻不厭多勤苦齋宇何辭爲峻隆豹隱三冬文史足鵬飛萬里路程通他年刮目皆相待非復前時呂阿蒙

頤貞齋

元王沂伊濱集題頤貞齋詩　曾聞天上養賢鼎只與山家煑菜同誰向東堂乞鷰炙劉郎元未是英雄魏初青崖集馬謙甫頤貞齋詩　不必區區名利場恰將真僞試論量捫心有愧秋風屋便與山雷是兩鄉

耕穫

齋

宋洪适盤州集 耕獲齋記 毗陵王德強宅於貫山有年矣一日掃其室擁書數千卷自娛其中命之曰耕獲齋作書抵予爲之記予曰有千金綺襦之子未勝衣而擊鍾鼎食旦歌夕飲目眺乎錦績耳習乎絲竹携蒲綦博一擲百萬菽麥且未之辨況知稼穡艱難也哉則學耕文獲之旨又何足以語之予以儒名家而結廬饒曠之野火耘水耨鉏耰錢鎛之勞固飫見諦聞之矣予尚奚言雖然百畝之田十夫荒之及滌場實庾則或相倍蓰非腴确不同雨暘之私也繇其人之力不力尒六經百氏之書五帝三王十有五代之史人得而誦之至於發爲辭藻則渾雄遒麗骫骳蕪近不翅天冠地屨者亦學問之有淺深而已今子知所以名其居則知所以潛其心知潛其心則必有以美其身異時舒紳鳴佩而軒眉金門玉陛之上人且曰此王氏子德強也德強勉乎哉

耘業齋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 耘業齋銘 臨川鄒某世以儒學名家而次魏好書尤篤日孳孳焉專求其所好文章清麗有典則如其爲人嘗治一齋叢書其間名之曰耘業取韓公詩所謂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之意而以書抵故人孫某徵銘銘曰我行其野原田膴膴蓬艾生之化爲草莽牛山之美在物皆然若是濯濯夫豈其天孰亂吾苗非其種者㓕裂報

子固其所也我有尺宅聖王之田種德埶善豈曰無年大哉心乎不能以寸神而明之與天地準異端曲學非聖之書逃揚逃墨卒歸於儒畄之闢之歛華摭實采采新田有畹其特我倉既盈三百維囷紅腐相因以發陳陳

敬業齋

宋黃庭堅集敬業齋銘　慢游者日失一日敬業者不逑而疾

自覺齋

蘇州志　自覺齋者徐蔵子禮所居曾幾陸游皆賦詩　宋曾文清公集　題徐子禮自覺齋時子禮爲江陰抱麾之行　徐子長吟復短吟奇書窻下日幽尋誰知容深深地忝得明明了了心千里澄江空更闊中秋素月古猶今使君胸次端如許願以餘光覺所臨　陸放翁詩　題徐子禮宗丞自覺齋　末俗紛紛只自謾惟公肯向静中觀問看此事從何得正自它人著力難忝熟松風生石鼎香殘雲縷遶蒲團江湖多少癡禪衲蹋破青鞵覓話端

清放齋

宋周昂詩　清放齋　平生眼白嫌物俗此身誰要冠帶束茶甌飯飽一飲足卧聽松風仰看屋

如是齋

宋陳長方唯室集　如是齋記　宣和之末國勢如大木枵然外雖枝葉婆娑而旁穿心穴螻蟻蚓蝈之所經營實空如也一日外寇竊發雷掣星飛在廷大臣口噤目張無復措手呉郡黃子端晃外揣敵情內論國勢扣閽

自列曲折殫布意將解筋破骨刳腹湔腸而起膏肓之病也余於其時知黃子爲千人之英而未之見未幾黃子歸自京師即結廬於大湖之濱蓋心交神契者三年始克見於酉室布裘博帶袖手恬默似不能言者余私自疑黃子何前日能吐精光露芒角膽落權倖驚動主聽之如是何今日落其華芬杳兮靖深之如是也建炎庚戌春二月奉親避金人之亂於湖濱造黃子之居躋門見其牓所居室爲如是齋余於是前日之疑渙然而解失聲浩歎曰黃子豈特千夫之英而已蓋知道之士也始之激昂而前不爲勇進今之浩然而歸不爲勇退道固如是也惟道不明於世世之英材異稟咸以功名爲已事一發不中則志憊神喪佯狂垢面行吟澤畔自燔空山知道君子觀之可爲捧腹掀髯而一笑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舍何加於我哉蓋民命之否泰而斯道之行尼也黃子蓋進於是矣乃與之定交後數月以齋記見屬於余因書其初鄉慕之意中而致疑之由以進之又爲之言曰道不可名名曰如是蓋琱刻太空圖繢日月矣又從而言復何加焉頷子坐於此齋深探而久蹈之雲蒸雨泱彌久而彌勤以追三代君子之逸駕雖禹稷事功亦若浮雲之過目彼蝸頭蠅足者曷足爲子道哉適來則應之適去則任之所謂如是主人常自若也

言是齋

宜春志 齋在縣廳之東南。

今是齋

宋曹勛松隱集 今是齋

但能塵事遠。便覺昔年非。琴靜凝香碧。偉矣高情著。齋名世亦稀神清衆妙歸。諸緣只心法。鷗鳥亦忘機

果育齋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 杭州西湖李氏果育齋記 夫流而爲江河。烝而爲雲雨。經乎中國。放乎四海者。水之爲物也。方其出於懸崖亙石之下。則秉航之力。韜乎濫觴之小。不測之勢。藏乎一勺之多。雖魚蝦萍藻。未或有所容焉。又況生蛟龍殖貨財者乎。非其材之微。而不能與於此也。沈涵韜晦。所以養其源而已。盖其源大則其流廣。乃若未能盈科而驟以行險者。適足以喪其源也。入之成性也。如是。故易以山下出泉之象。謂之蒙。而繫以辭曰。君子以果行育德。盖以蒙果行。則行無不周。以蒙育德。則德無不崇。德成於内。而行成於外者。卷而懷之以獨善其身。孔孟之疇也。發爲事業。以致君澤民。禹稷之徒也。舒卷在我。而觀時察變。以應之而已。何所施而不可哉。亦猶原泉渾渾。可東可西。可曲可直。而卒不失其至於海也。吾友李重家西湖之上。依山結廬。石崖如壁。屹當書館。寒泉一脈。旁出其下。昔人命之曰蒙泉。余因登其門酌泉。味其所以命之之旨。進而目室爲果育齋。庶幾居者仰以視其牓。俯以鑒

其淵而朝夕之間以是存其心而養其性亦以成昔人之志也

覺非齋

元牟巘陵陽集覺非齋説

廬陵鄧君覺非過予茗霅上從容言曰吾鄉昔有平亭其氏訟者已而交遜所爭地以爲鄉飲酒之堂而先正存齋翁實篆其楣楄幼時從父兄與觀禮焉至今猶想見其處也惟先人淳祐壬寅由史館通守廬陵郡之士日相從講學問因其求命筆大書以記其山川而存其風俗遺蹟往往而有甲子且一周而覺非乃能追憶鄉飲堂事如昨日聞之重感嘆且嘉覺非去其鄉久而不忘本如此覺非之先素號大族所居在甘泉門建炎初隆祐太后如章貢駐蹕其家故門陛特異至覺非之祖學者之先生文學行誼爲鄉里州縣所尊敬有史記音義佩觿録等集行于時見於中齋鄧公所記者尚可攷覺非今始居吳門室僅環堵以其字字其齋趙侯子昂甫爲作籀古覺非齋三字復求予言曰將以助觀省昔衛蘧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一念之覺實爲之至淵明賦歸去來因有覺今是而昨非之語而覺之早亦未如衛蘧淵明二公皆能自覺其非者誠可敬可仰此兩字遂爲後世學者改過遷善之大機括大鍼砭蓋天下莫善於覺莫不善於不自覺其非覺則知知則改不覺不知何改之有是遂非也迷復也醫書云痿痺不仁正

以其疾痛痾癢之不知洗痼之極耳故先儒以覺言仁最爲切近覺之字本出於吾書或者竊之彼既以惟爲幻不知所覺者何吾見其迷而已孔子不言覺而嘗取有覺德行之詩及語顏子又欲其視聽言動隨事省察介然有覺之頃知其非則勿之故一日克己復禮而仁歸焉覺非之效也惟顏子足以當之覺非爲貧而仕未能爲淵明之高予竊謂以其知發實踐下克己工夫睎顏可也予老病日侵大懼墮於耄惛而不自覺何能爲覺非言盍歸而求之覺非之齋元虞集學古録今日非昨日始覺昨日非龍光揮利刃鼠穴絶餘機德業收新効身心發妙輝空言成自誑何日聖賢歸

清非齋

宋黄庭堅集洪龜父清非齋銘　是是非非智者知別是謂是非謂非直者之發其別也以成自其發也以成它格其非而不改惟自屈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是心術也方寸之間與萬物爲市掃除不消照用則瞎日清其非虛室晰晰

知非齋

宋汪藻浮溪集知非齋詩　真是果安在況今非故吾箇中唯醉好莫忘黄公壚

壁陰齋

宋黄庭堅集洪駒父壁陰齋銘并引　甥洪芻駒父仕爲黄之酒正勤其官不素食矣又能愛其餘日以私於學名其所居曰壁陰齋余内喜之曰在官而可以行其私也

惟學而已矣爲之作銘惟道集虛觀我鏡中年耆典學考道則窮潛聖語道朝聞夕死調高不和千世一士觴豆舞歌不愛其光孰能劬書自憂面牆挾書呻吟白駒過隙我以道僧何直尺璧古者寸陰不易千乘之國得道之根則有枝葉務華絕根安事燁燁渴日者揠苗罪歲者不芸芓勿亟匆遲能時者

尚論齋

宋呂東萊集故湖南轉運判官周堂仲固所居也東萊呂舍人爲賦詩周侯不出何所謂之君子

爲閉門讀書心自知簞瓢陋巷君不厭讀書萬卷能忘飢上參羲皇下秦漢采取英華幾脘脘是非榮辱姑置之忽若乘舡到彼岸古人之學有傳授君生寂寞千載後問君何以識古人袖手無言坐清晝以此讀書爲尚友是事渺茫人信否人信不信君不問松栢固難生培塿朝來落葉滿荒城青山照人溪水橫往來車馬作塵土想君深夜讀書聲

寶熙齋

元劉將孫養吾集寶熙齋記予往歲已巳於昭文翹館得熙明殿新賜墨二笏蓋古心江文忠公拜左相正謝宣賜也藏之四十年以遺予壻曾以立嘗爲長歌載其事會以立求硯於我家有大歙石背刻緝熙殿詩字中上品陂陀圍可五尺許得之揚中齋左丞所中齋稧陵朝副車也爰以此硯予之以立得是二美作室以庋求所以名者且請記

予以米元章寶晋齋例名之以寶熈蓋穆陵書殿號緝熈紹陵繼緝熈爲熈明自乙酉訖甲戌二熈始終之前是未有也元章京口之園以一硯易之稱研山園所藏晋帖故齋名寶晋後来刻米帖亦以寶晋冠之此風流嘉話也爰記寶熈曰往者不可及已古之人愛其人猶封殖其木以無忘角弓賢者之文獻裹徊而懷思者且爾況兩朝文治之盛哉東坡銘龍尾黼硯謂是章聖之所嘗御以賜外戚而坡得之以遺蒲傳正其辭以爲雲蒸霧滃祥符之澤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後山賦晁無斁李墨謂是睿思之餘熈寧之故物證以潘谷之再拜秦少游得之王四學士之爲余以爲明窻淨几風和日暖萬斛之愁才八斗耳被龍尾之黼非若玉堂之大也又非有緝熈之識也又非有字號之品目也半丸之橐非若盤龍之雙笏也又非待奇識之識奇也又非不爲文理而分伯仲之子姪也且其時天球河圖之藏無恙流落於人間者可得瑤琨砥礪之貢方來錫予之匪頒者可待也橋山弓劒歲月逾邁故宮禾黍舊事無譚于斯時也點黷研磨於雲漢爲章之餘小試揮翰於明光先入之後斯世斯文其有加於此寶者乎彼以一研易一園惟其好而已四境之内其有若此者乎東南之美其有具是者乎有其一者已奇矣其有兼兩者乎昔賢鋪張飛白以爲抱

烏號之弓寶曲阜之履俱有所不若或藏名山或流四方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旌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夫以其時爲斯言也宜若此茲硯茲墨流傳至此不逾可寶矣乎緝熙熙明遠矣文不在茲乎嗚呼後來者不得與於斯也茲齋之可傳者在是矣

寶晉齋

濡須志在襄詔堂東北　崇寧四年米芾始建以晉人法書碑刻函壁間故名焉中更改築不知其幾惟張孝祥所書扁尚存孟植重建寶晉齋記　寶晉齋濡須郡守燕坐之室也崇寧乙酉襄陽米公元章由書學博士出守是郡以梁唐御府所藏晉王謝法書刻於其中而以名之故寶晉之名聞天下中更兵燼尚餘王略一帖僅若靈光之獨存世益珍之齋舊南鄉蔽於前廡規制隘甚屋老欹側當改作矣前所或未暇也慶元丁巳國子監丞金華楊公師旦自詑治郡以簡靜之政撫柔此民歲事洊登政益暇裕粤明年九月庚申迺撤而新之且易舊鄉東瞰平衍崇宇脩梁高明靚深軒楹四達意象豁如退食之暇草公車之牘詳狴犴之訟藏脩游息莫不在是冬曦秋月文樂與賓客共之而屬植記其梗槩植辭不能屢矣公一日相過而言曰君記不作恐來者不知改造之故吾將題于柱而刻之可乎植愧而謝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夫善政及民以茇舍

之陋民猶久而知愛敬之况夫易湫隘而爲爽塏非務適己蓋以出政而惠民且使昔賢翰墨風流雅尚久而並著顧豈待言而後傳乎然以公約己省費銖積而爲此既成復取舊刻及扁寘梁壁間以名遜前人以佚遺後人若己未嘗爲之者又將庇玆石於不朽是皆宜書惜乎予文不足以發揮乎此也姑使來者有攷其歲月焉文明年十月既望通守澶淵孟植記宋吴則禮北湖集過寶晉齋贈元暉并叙米元暉寶晉齋昔南宫之所遊息也高梧叢竹林樾禽哢發人幽意而異書古圖左右棲列予每造元暉必清言移晷元暉讀書業文戲弄翰墨至其妙處不減王右軍云窺徑紫苔蜮麗入門黃卷縱横欲知箇裏妙處時遣鷓鴣一鳴

欵乃齋

宋洪邁斜川集欵乃齋記筠塢西限以小關曰鎖松其外地十畝由郭門至此爲最高彭子叔暘得之轉畀予予作小齋規模廣深與宝挑正等獨於前增一楹以迎雨日正坐所見已如媚川樓上信其爲最高不疑漁舟常百數摵沒淵澤櫂歌撓音與波下上非宫非商意韻自遠故扁曰欵乃齋二字本書爲欵乃見元次山柳子厚集中其音如襖靄浯翁始以欵爲欸雖字異音則同元柳相去久遠流傳或謁翁當有所据予嘗三游三湘習聞此歌至今故髣髴在耳惜無一聲山水淥之句孤

負棹船郎椰別本或并二字爲禡音又別出一靄
字非也齋後兩室窈而深可受六七客通曰桂隱

半閒齋

國朝孫作滄螺

集半閒齋記　吾鄉許公中行隱於醫者也扁其室曰半閒屬記於江陰
孫作作以謂公既無求而自足矣猶有羨於半間者耶雖然世之厭事於
功名者奔走造請欲求須臾之閒且不可得而況有以託於半閒者哉若
公之逃名而名隨之不即人而人即之則其有羨於半間也無足怪矣一
日見公晨坐小齋對置香一篆琴一張書數十卷香未爇琴未閱書未啓
帙而冠屨蒲門列兩廡下虔若小吏之候長官惴若子男之奉邦伯若見
所畏而有求者歷數其座人則曰某貴人也某富人也某窶人之子也下
至奴隸小人愈下而愈衆問其所從來則曰某病痱某病蠱某病瘻某咳
而不止某逆而食不下咽公不得已而視之指其左者曰是其病在表
在裏在膈在五臟在六腑又指其右者曰以某藥則平以某藥則鬬以某
藥則朞月而良已以某藥則潰亂而後瘳其不治則曰砭不能達焫不能
加湯液不能攻雖岐黃俞扁不能起既而愈不愈無毫髮之不驗余作而
歎曰甚矣醫之類乎相也以一身而任天下之衆憂將欲人人而濟之使
飢者無不食寒者無不衣求者無不得其欲民生之銖兩利病恃我而休

飢者無不食寒者無不衣求者無不得其欲民生之銖兩利病恃我而休

戚不啻醫之寄我以死生則其勞亦甚矣非特相也自一命而上位有等衰職有繁簡勞必稱是然則天下固未有無事而食者矣諺曰一日不作則飢隨之夫相者吾君子之所任也天下之富貴莫加於相矣猶且不敢怠事而食若操縵斲輪捆屨織席緣技而食者其敢一日捨技而嬉哉吾見其自幼至老役役於憂患之途而莫止也於此有人焉上不勞於相下不賤於技計其高尚則過於人視其勞苦則半於人豈古所謂天民者歟所謂勞苦者吾事也所謂逸而安者天之與也吾可以忘所自哉一日之內投壺彈琴飲酣笑歌樂而不忘其憂逸而不忘其勞執爵而慶曰天之與我者得無過乎則庶乎免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吾君與吾相之事也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公其勗之

擢秀齋

宋王梅溪家政集　擢秀齋詩　好似東山謝滿庭芝與蘭義方能不倦擢秀固非難

秀齋

宋胡銓澹庵集　戲題陳晦叔經畧秀齋　天宇脩眉浮太華晚晴濃綠新如畫何似文君蹙遠山秀色可餐清更雅人知潑黛青孱顏共喜眉宇脩彎環不知是中石蘊玉遂能發彩驚塵寰美人美人隔秋水娟娟靜淑金閨裏其人如玉德滿身笑殺西湖比西子杜陵破帽隨金鞍心醉歸來空掩關不須更問許玉斧二十四

山如髫鬟。

小眠齋

南史豫章文獻王嶷傳。永明元年。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嶷啓曰。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往歲作小眠齋。皆補接為辦。無乖格制。要是檉栢之華。一時新淨。

飯眠齋

宋李端叔姑溪居士集錢塘教授宅飯眠齋次其韻　飢時喫飯困時眠。任運騰騰信自然。豈謂故人投此況。先來佳處作閑仙。寓懷何必開三徑。得句勝如食萬錢。只恐里門驚內史。不容同占好山川。

進脩齋

元程禮部集進修齋箴為舒城汪仲遲作。　德期于崇。不崇則圮。業要于成。不成則毀。山虧一簣。止也吾止。敷菑既勤。敢怠疆理。是以君子。乾乾不已。不已伊何。聖師有旨。忠信脩辭。一誠表裏。知至知終。有條終始。顛言體之。恍信實履。刊落枝葉。屏黜口耳。不諧于時。乃有諸已。以是進脩。去道孔邇。述古獻規。用相吾子。

研幾齋

元貢泰甫閩南集研幾齋　齋居白日靜。肅恭儼端委。二氣自往來。六虛互終始。內觀亦何為。善惡分自此。豪芒精識察。昕夕慎操履。諄諄四勿戒。惓惓三省旨。君子澹無榮。超然悟玄理。

虛玅齋

王明清揮麈錄虛玅齋。宋徽宗艮嶽齋名。

益堅齋

元盛景年寓庵藁華縣令益堅齋　君子樂天命。居官不厭貧。但將心似鐵。寧恤鬢生塵。松茂雪霜際。雞鳴風雨晨。勉旃剛毅志。無得愧前人。

劉經歷益堅齋　聞說雪中老吏師。讀書萬

卷吏能詩。簞瓢活計貧雖甚。鐵石心腸誓不移。一代交遊垂欲盡。百年志節竟誰知。承家幸有賢郎在。須信天公不我欺。魏初青崖集 胡仲濱益堅齋 不爲求名効獨醒。不緣蹭蹬便忘形。留教吏部文章在。盡是君家座右銘。

不欺齋

宋周文璞詩 不欺齋 陳兄榜名不欺齋。不欺本自誠中來。晚周洙泗漢伊雒。中間此道寒如灰。不欺齋中一尊酒。兄乎此意差耐久。真情往往到僮僕。何況親知與朋友。君不見湯胱胡桃一語失。此是迂翁年少日。陳兄再拜吾事畢。

潛光齋

老學庵續筆記 秦檜之當國時。有吳元美者奉祠居鄉治園亭。園中有潛光齋。

澹泊齋

國朝僧宗泐集 題彌仲綸澹泊齋 禪齋名澹泊。自可寄閑身。席上塵都積。門前草自春。寒衣縫埜榭曉飯煑江蔬。不動區中念。端爲物外人。

慵齋

元盛景年寓庵集 楊李靜慵齋 冠蓋區區走世塵。獨因踈懶得天真。折腰尚怕趨官府。拭涕那能爲俗人。一枕黑甜聊適意。幾篇黃妳足頤神。蹇予亦是悠悠者。擬與嵇康作比鄰。

靜常齋

宋蘇東坡集 靜常齋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

無生無死無終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着無正無修即是以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默默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聞聞爲真聞亦不知知爲真知是猶在聞知之域而不足以髣髴况緣迹逐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既以是爲吾號又以是爲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逃然亦趨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反求齋

宋謝無逸溪堂集反求齋對　李子作齋於廳事之北求名於余其名曰反求李子請曰願聞反求之義對曰予不聞楚國之盗者乎楚之盗曰支貢者行若無迹語若無息踰垣若鳥穴土若鼠居於楚國人無夜不亡其物焉國人心知其貢也而執之無狀每亡物必罵曰是必貢也其如不可執何居一日貢語其隣之子曰楚之盗不爲寡矣每亡物必尤貢者何也鄰之子曰子無怒國人尤巳也子能爲盗故亡物者必尤子子而不爲盗其誰尤子哉貢曰是不難也吾且闔户不出矣儻夜有亡物者亦將以尤貢可乎是夜楚人徹衛釋禁而國中無犬吠之驚君子曰人不可不反求諸己也仁所以愛人者也愛人不親則反諸己曰仁未至也智所以治人者也治人不治則反諸己曰智未至也敬所以禮人者也禮人不答則反諸己曰敬未至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

己不反求諸己而唯人之責。則與楚之盜日攘其物而怒人之尤己也。何異哉。反求之義。其在斯乎。李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李子名紱。字明服。余表弟也。又從余。故告之以名齋之義。使歸而書諸壁焉。

敏求齋

清波雜志承平時。兩學作成之盛。不但英才輩出。爲國之華。群居燕處。雖一時謔浪之語。人皆喜聞而樂道之。嘗見前輩說數事。元祐間。敏求齋有治春秋陳生。與宋門一倡狎。一日會飲于曹門。因用春秋之文題于壁曰。春正月會吳姬于宋。夏四月復會于曹。有繼其文戲之曰。秋饑。冬大雪。公薨。其意以謂財匱當有饑寒之厄。此固知非典語。亦切中後生泆遊迷而不返之病。

隱求齋

建安志齋在建之武夷。取隱居以求志之義。朱文公有詩。宋朱晦庵詩晨窻林影開。夜枕山泉響。隱去復何去。無言道心長。呂祖儉詩小齋標新名。清風自成響。世累已破除。陽來道方長。項安世詩種桑不療寒。蒔粟長苦飢。飢寒從古有。但使願無違。林君用詩蝸名蠅利處樊籠。世事其如轉眼空。惟有高人林下隱。只求明月與清風。　朝同猿鳥吟。暮與麋鹿游。吾生有良願。捨此當安求。

友孝齋

宋張舜民畫墁集鄰居張氏師友孝齋　歲晚何人念孔懷。北齋風景似南齋。夜寒幾借陽城被。歸與徒穿杜

子鞋烏烏爭巢時墜屋叢萱得雨亂侵堦閉門朗諷閑居賦一任紅塵漲六街

緝熙齋

宋黃庭堅集緝熙齋銘 緝者絲治熙者火治維心之本光作而悠遠高明蓋養之以浩然之氣學之有緝熙聖功也哉

切偲齋

宋黃庭堅集切偲齋銘 思而不學無所於覺故謂之殆學而不思萑葦不治故謂之罔切切偲偲相勸以兩

游藝齋

宋黃庭堅集游藝齋銘 色荒者使人蹻酒荒者使人漠漠游於六藝之林是謂名教之樂

優仕齋

宋黃庭堅集優仕齋銘 君子無一日不學也豈惟日哉無一時不學也豈惟時哉無須臾不學也學哉身哉身哉學哉

自得齋

宋毛東堂先生集自得齋記 僕頃過餘干令飯有客下座氣貌魁岸望之甚偉令云簿君尚書宋公之孫尚書公文學前輩有顯名於時僕以不及識爲甚恨喜見其孫也時起與君語云公子習富貴家主簿官早廩薄未免於寒飢今視君鼻間栩栩然君之用心獨柰何君曰我不敢出吾分以求餘就非我力而取悶爾它日又過僕見語曰簿舍頃壞今新傍構齋居以自休陳圖書植竹樹出則充吾職而已間而歸解束帶從賓客彈碁飲酒便輙終日漫不知其它于兹三年矣秉實自得之子爲

我記其說僕告以天池之魚化而為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而蜩與鷽鳩斥鴳笑之此局於大而不能小彼蜩與鷽鳩斥鴳者自足於數仞而無所用大也故不得不笑之言者嘗語僕以道云充塞天地大而無餘隱於毫末小而不迫其在人也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唯人所之今將絶雲氣負青天則鵬不得爭前翺翔乎蓬蒿之間則蜩與鷽鳩斥鴳且相比也為鵬也為蜩與鷽鳩斥鴳也何適不宜而與道徘徊斯自得之全乎君効一官方翔佯乎蓬蒿之間蓋能自得於小矣然亦何必自為小廓而大之正亦為之而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傃富貴行乎富貴傃貧賤行乎貧賤傃夷狄行乎夷狄傃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君請記甚勤僕於同僚何敢自愛雖然常聞前人有言學不可已或云人不可以無學君芽茁詞林而遺翹可拾意當敏以培之俾終不落于以益求其自得之意則中庸之義見而後庶幾知君子所自得者不既大歟顧僕云云何益聊為君記歲月而已書來盛道齋中佳致僕有官守不得往觀以盡於此文也

元劉申齋集廣陵高生名齋自得求銘於廬陵劉子乃為之銘曰　民皆有道不可使知所以君子必自得之禹皐伊萊不在堯湯周公上聖非待文王萬物在我反身匪遥

故曰顏子非樂簞瓢素行者四而逆境三自得吾樂人自不堪九夷可居孰曰陋邦而況陳蔡又況宋匡於乎小子自求自趣師友父兄理不能與銘汝自名我銘汝思汝自得矣而我何爲

耶律文獻公集和德秀道濟詠李仲茂自得齋詩韻　骨相癯儒真可人飄然野鶴出清晨樂貧況味初無間種德功夫諒有鄰問學不圖攀月桂孤高那與比霜筠我爲物囿勞機筭頗策駑頑襲後塵　學海汪洋久泳游樂天委命坦無憂文章日益寧爲意富貴浮雲非所求燕處清恬蟬飽露吟情閑淡鴈横秋不須直要詩千首已勝常常萬戸侯

許有壬至正集自得齋　一齋風月浩無邊畢竟中間別有天若向筆端求此意斵輪父子不相傳

張叔夏詞祝英臺近爲自得齋賦　水空流心不競門掩栁陰早芸暖書薌聲壓四簷悄斷塵飛遠清風人間醒醉任蝶夢何時分曉　古音少素琴久已無弦俗子未知道聽雨看雲依舊靜中好但教春氣融融一般意思小窻外不除芳草

慎獨齋

國朝吴海聞過齋集慎獨齋箴右丞龔思永得太子賜書慎獨二字請爲作之　人之一身心實爲主外以應物内焉發慮是心之發其端甚微人不能測惟已獨知惟正惟邪爲善爲惡爲公爲清亦爲私濁當其發時如弩發機繆則千里差由毫厘於何慎之閒

居暗室慎之又慎深致其力勿謂爾獨上帝實臨勿謂無人爾既有心孰明匪幽昜隐不顯無怠細微戒其不善一念不善勿使之萌不自欺己意廼可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舉而措之若掌斯指噫言之甚昜爲之甚難難於塞川難於爲山星文煌煌清宫所賜野人作箴以相君子　爾身不善衆則知之爾心不善人莫能窺既形諸心爾則知矣奚必十手然後爲指凡已善惡不與於人欺人則邪欺己欺天念之未興鬼神莫測肅執爾心主一無適惟所謂一非物可尋專静而存儼乎若臨兢兢夔夔罔敢或昜如是而發發必當理嗚呼夙夜敬之敬之少或不謹去道遠而古人有言不愧屋漏在室然矣出則無咎静慎其守動省其機斯史弗替勉哉庶幾

宋陳季陵詩題南金慎獨齋　聖道不可窮探取隨己欲平生所受用政可一言足子思著中庸暗室戒慎獨危微恐懼心此念施已熟學從西洛來標牓相品目袖手看屋梁表表知鳴鵠誰知胷中塵往往盈斗斛伋也而有知寧不貽彼忸吳侯蚤作吏未肯事邉幅得妙自聖處了不關世俗頗知幽隠中日月所照燭不敢欺秋毫高情潔冰玉願言從君遊着鞭蹈前躅

又次齋

宋唐子西集又次齋銘　生而知之自誠而明學而知之自明而誠困而學之又其次者困而不學民斯

爲下。吾少也狂。自以爲健。出而接物。然後知困。今雖老矣。幸其未衰。陳書于齋。以學以思。

無倦齋

番陽志無倦齋在恕堂之前。安福志主簿廳有無倦齋。黃州志無倦齋在黃州郡廳竹樓之下。輿地紀勝齋在靜江府。張南軒有記。宋張南軒集無倦齋記　廣西經畧使所治廳事之西偏有齋。直喜豐堂之後。方而虛明。於燕息爲宜。舊以綏帶名。子懼其肆。更題曰無倦。且志其故。昔者洙泗之門。子張問政。夫子首告之以無倦。及季路之請益。則又終之以無倦。是知爲政始終之道。無越乎此也。夫難存而易怠者心也。吏者分天子之民而治焉。受天子之土而守焉。一日之間。所爲酬酢事物者。亦不一端矣。機微之所形。紀綱之所寓。常隱於所忽。而壞於所因循。纖毫之不謹。而萬緒之失其機。方寸之不存。而千里之受其害。又況欲動而物乘。意佚而形隨。其所差繆。復何可勝計。可不畏哉。於是知聖人無倦之意深矣。師也窮乎高明。而懼其所踐之未篤也。故使以居之無倦爲本。而繼以行之以忠。由也勇於進爲。而懼其有所忽也。故既告以先之勞之。及其請益。則繼以無倦。以二子而聖人所以勉之者如此。則在他人其所當從事。抑可知矣。雖然常人之情。往往始之謹而末之慢。守失於終。事廢於久者。蓋多矣。非敦篤於敬者。其能日新而無斁

哉。余於此懼書于坐右以自警。併以告來者云。徐安國西窻集 吾友鍾君禄爲仁和陳大夫覔無倦齋詩。嘉其志尚。喜爲之書。

官居喜偷閑所至事游宴。着身簿領中。所苦在作縣。仁和獨不然。於民常眷眷。承流近日邉。膏澤易周徧。從容談笑間。受敵膺八面。非但才有餘。抑亦守不變。渾然真達德。而此畧可見。倚爲六察資。雅志非所願。郎官班列宿。出宰始盡善。民社係非輕。師帥工豈賤。陳侯何容心。黽勉秖自獻。公餘即齋居。清坐對黃卷。參前景仲由。此心時露見。持此問夫子。請益曰無倦。

無悶齋

宋周麟之海陵集 元華叔無悶齋詩 家在濤江欲盡頭。結茅寧爲築休休。達人自得一經趣。游子空懷千歲憂。坐對聖賢唯酒適。身憑形影以詩酬。公今非遯元無悶。要把韋編續聖丘。

無慍齋

輿地紀勝 齋在黃州無盡藏堂之下。王元之在黃日作竹樓。午無慍齋記。其畧云。後人公退之餘。召高僧道士。烹茶煉藥則可矣。若易吾齋爲廐庫厨傳。則非吾徒也。信可始至。訪其齋則已爲馬廐矣。求其記則庖人亦取其石壓羊肉。信可歎曰。元之豈前知耶。抑其言遂爲讖耶。於是樓齋皆如舊。而命以其記龕之于壁。

無欲齋

宋黃勉齋集 家本仲無欲齋記 家本仲訪予於于山之下。相與讀周子程子

以及老師朱子之書探其端緒以求其本原至於周子無欲則靜之旨本仲喟然歎曰入德之要其在茲乎是可以名吾齋矣盍爲我言其義子嘉本仲擇之精信之篤幸吾黨之有人斯文之未墜也爲之言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生焉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而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豈惟聖賢之教爲然哉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木反于根冰凝于淵不若是無以噓衆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心哉天且無心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群陰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夫健順五常性也精氣百骸形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道也徇耳目口腹之欲以厭足其蕞爾之形靜以賊本然之性動以害當然之道上以逆天地之化下以違聖賢之教於禽獸奚擇焉誠能反而思之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是其尊且貴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莫能奪焉視世之功名

富貴人之所大欲眇然若浮埃之在太空而況車馬衾裘飽食之間乎蓋將與造物者相從於冲漠之境而非人世之所能覊縶也所謂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者其所存可知矣周子推明無極動靜之義以繼孔孟不傳之緒而斷之以無則靜之一言至其論聖學則曰無欲則靜虚動直論養心則曰無欲則誠立明通然則聖傳之樞要學者之塗轍果不出於斯言也哉本仲名擯眉山人

元蕭勤齋集無欲齋説

行中書省平章公有燕休講隷之所問名於僕書以無欲因俾申其義曰惟天生民理與氣具理也爲仁義禮智之性氣也爲五藏百骸之形人生而靜性之本也至大至剛氣之本也人與天地本一私欲間之則二惟靜無欲惟剛無所屈撓昔夫子歎未見剛者以申棖有欲不得爲剛剛與欲正相反剛則不屈於欲故常伸於萬物之上有欲則已小物大爲物所掩而屈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又謂寡焉以至於無聖學以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虚動直而明通公溥又曰無欲故靜至哉言乎方其事物未接思慮不萌湛然純一五性渾然在中塗人堯舜天地同流雖鬼神莫知焉既感而四端出五典惇充之可以保四海此性情之正子思謂之大本達道無欲之事也發於形氣溺於意向雖小大汙潔不齊凡足以喪志荒政之屬皆

奮吾剛斷克治之以復本初寡欲之方也然必先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功乃能誠別心意之是非邪正躐等陵節又不可也或曰如槁木死灰無欲矣乎曰不然此二氏絶滅倫類而終不能者夫飲食男女天理存焉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明者即此爲治心脩身造端切要昧則流爲大欲耳若帝舜之從欲以治夫子所欲不踰矩欲仁斯至孟氏可欲之善皆聖賢政教公天下萬世淑斯人者烏可與形氣之私同言而付之枯槁乎要在日用間精察力行耳然又不可不知者剛有二焉有血氣之剛有義理之剛血氣之剛能施於朝夕或輟於持久有見於少壯或衰於窮年理義之剛本乎浩然之氣從道不從物爲善不爲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毗陵周氏説朱子謂緊切可取者然其要歸於由夫大學之道而已噫民之多欲也甚矣奪攘矯虔猶未厲厭以死殉焉非秉鈞當國之君子同寅和中率而極之流毗何極乎荀子不欲雖賞不竊上之化下風行草偃豈不信哉公開府未朞月頌聲洋溢大書屢書有其人此姑言名扁之意公之名譚言爲鑌友朋字之曰德剛故爲説如此云延祐丁巳重九日病叟蕭𣂏書

元同恕榘庵集　孛羅平章無欲齋　天德養純全人情戒頗偏振衣千仞表邁跡萬夫前玉粟中涵潤金明外自堅危微傳聖學靳

世有斯賢。

無暴棄齋

宋史忠義傳李芾生而聰警少自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一見禮之謂有祖風易其名曰肯齋。

思無邪齋

惠州府圖經志歸善縣北白鶴峯蘇公東坡於德有鄰堂之西建齋扁曰思無邪。甕牖閒評人或疑蘇東坡以思無邪三字名齋此自古有之不足異也。古有益延壽三字名館獅子吼三字名寺是也。曲洧舊聞石林公嘗問予兄惇濟曰自東坡名思無邪齋德有鄰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宇公知前此固嘗有是否。惇濟曰非師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吳興城南射村有寺號師子吼本錢氏賜名國朝因之。清波雜志嘗見黃岡所刻東坡墨蹟一帖云新居住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有一書齋名思無邪若欲省文去下一齋字何不可者蓋亦隨時所尚爾。宋蘇東坡集惠州思無邪齋銘 東坡居士問法於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元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唯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圜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

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　思無邪齋賛　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鉛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鶵培以戊己耕以赤蛇化以丙丁滋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于日赫然丹霞夜浴于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此賛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以意造也元吳澄支言集思無邪齋説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此邪字指私欲惡念而言有理無欲有善無惡是爲無邪無邪斯不妄不妄之謂誠以大學之目則誠意之事也易文言傳曰閑邪存其誠此邪字非私欲惡念之謂誠者聖人無妄真實之心也物接乎外閑之而不干乎内内心不二不襍而誠自存以大學之目則正心之事也凡人昧然於理欲善惡之分者從欲作惡如病狂之人蹈水入火安然不以爲非蚩蚩蠢蠢冥頑不靈殆與禽獸無異其次頗知此之爲理爲善彼之爲欲爲惡而志不勝氣閒居獨處之際邪思興焉一有邪思即遏制之乃不自欺之誠也夫既無邪思則所思皆理皆善矣然一念才起而一念復萌一念未息而諸念相續是二也是襍也匪欲匪惡亦謂之邪此易傳所謂閑邪之邪非論語無邪之邪也論語之引詩斷章取義云爾詩之本意豈若是乎哉豫章熊原翁以思無邪名齋室或以不二不襍勉之言固甚美予疑熊君

之未遽及是也蓋必先能屏絶私欲惡念之邪而後可與治療二而且襍之邪誠意而正心其等不可躐無私欲無惡念世孰有如司馬公而不二不襍則猶未終身每以思慮紛亂為患故程子惜其篤學力行而不知道異端氏之不二不襍自初而持戒持律絶去私欲惡念故也不然諸業未淨烏乎而可以不二不襍乎

國朝王廉交山集思無邪齋銘

越有許璋也者扁其居之齋曰思無邪蓋取諸駉璋來問於王子曰子類有道者盍以聖人之道語璋為可以終身行之朝夕是儆王子乃齋沐命璋亦齋沐越三日拜于吾聖人之宮王子北面拜既東南向立于阼階之旁命璋北面拜既北面拱而立于納陛之間王子曰璋乎心之官則思思也者有邪有正正則誠邪則偽思與其不誠也寧無思不誠偽也偽也者邪也仲尼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誠也爾其念諸璋乎爾為我銘其席曰毋欹毋踞端若尸銘其几曰隱則惕惕則荒荒則珠玉是玩銘其鑑曰勿為媸彼睇爾形毋曰胡戕禍將長毋曰胡譏禍將熸毋曰胡溺禍將丞銘其户曰孰不由斯顧爾行銘其牖曰聿明惟微皇皇從厥斯納約厥斯銘其軾曰與陷不義寧蹈水火蹈水火喪爾身陷不義喪爾心銘其硯曰無磨不磷女知之乎無惡不匿女知之乎善之不務爰道何繇惡

之不懲爰道何求銘其觴豆曰儉則泰奢則攺毋濡其首毋食不時銘其床曰可以休可以思其夜之所伏可以思其晝之所謀爾尚無羞何其咎璋曰唯再拜而退

發深省齋

宋趙蕃淳熙藁成父居於普寧寺鍾樓之下闢以爲齋舊名坎止近易牓曰發深省衡州舅氏書之僕爲賦四小詩以發深省齋爲韻　瓦礫何所知說法猶咄咄況此空洞中孰能無啓發　危岑百尺高下有溪流深高深日相激合此無盡音　人行冥昧中遇坎輒自省聞是微妙音安得忘所警　我有嗜睡癖衾枕長與偕晨昏要無失昂日住君齋　徐恢詩寄題趙昌父發深省齋　寄語前身杜拾遺夢回深省不須疑鍾聲薦處渾閑事薦起鍾聲未起時

毋不敬齋

臨川志齋在治事廳之右嘉定間郡守陳公廣壽攺名帥廉至寶慶間郡守薛公師旦復舊名

毋自欺齋

宜春志齋在萬載縣　宋黃勉齋李德進毋自欺齋記　李君德進自太學歸蜀祭酒袁公喜其篤實而嗜學也爲書毋自欺以勉之李君將歸以名其齋踰江過灊山屬予爲之記予聞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

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江出岷山東望滄海不知其幾千里也滔滔不息卒亦至焉誠故也觀於此則毋自欺之意可見矣予方懷信道不篤之懼而德進之請適有感於予遂不辭而述其所聞以諗之且以自警云德進名輔之隆山人蔡九峯集玉堂真文索毋自欺齋詩　人心具天德氣稟有昏明學以致其知善惡義迺陳惡既在必去善即在持循知之雖曰至行之貴乎誠念慮或未實覆護尋亦生遂令負初心怛焉愧於人君子必謹獨暗室十目瞋毫釐不苟徇隱微常戰兢好惡慊於己擇言無在身由中以達外萬善皆精純大書毋自欺高齋扁新名居常目在是以况湯盤銘江湖集高九萬毋自欺齋夜宴　毋自欺齋清吏嚴齋中人物斗之南七朝宰相得瞻仰四海詩人交咲談古調喜聽琴再弄深括休惜酒重添玉堂今夜無宣喚

且與江湖作小參

震無咎齋

宋白玉蟾武夷集和葉宰韻題震無咎齋　蝸角蠅頭既可憎如何又問利和名學他太古先天妙合取中庸一點誠乾坤所謂日月祖坎離乃是天地精工夫學到震無咎隻字拔茅乘泰亨

無盡

藏齋

宋王東牟先生集 無盡藏齋記 清江韋子謂其友人王某曰吾老矣顧念少年庭前奏梨栗少長隨昆明奏温清大昕之朝鼓篋授業奏聲利衷我荷服拳我手板趨走官長前奏簿書期會蓋吾心未嘗一日虛也日月往來風昇霧䜌思慮變化自傷塵勞乃結茅清江之上葺先人居俯仰宇宙面埶空闊傲倪萬象有求於吾吾皆給之巖扉開闔煙雲冉衍如求吾詩吾以詩律之幽花研春秋月耀夜山長鳥還沙暖鷺戲如求吾文吾以句繪之愈感愈給初無留難不知在彼為無窮邪在我為無窮邪蓋當是時省吾心未嘗一日實也有高人皇甫君牓吾齋曰無盡藏吾之心有起焉子以為何如予徐荅之曰韋子予與子昔宣和中同壇士也識子有年數矣嘗靜法格之子之貌濟矣今而果副予是望也當子之心事物實之其識所謂無盡者哉及中扃虛明內外蕩澈愈給愈全不知所以然而然既已知其天又烏證乎虛緣韋子一笑遂書以為齋記

詩 造物本無盡貪求乃不公此能隨量取彼亦一無窮水底家家月窻間處處風要知真宰意不住有無中

潢潦集須臾朝盈夕已除沛然隨飽滿廓爾是清虛金穀輸倉篋錙銖較簿書不知方寸地無討脫苞苴

矯首層霄俯翠巒虛空不住骨毛寒古今等是無窮境風月何嫌取

意看巢記一枝唯自足風摶九萬豈知難與君同入逍遥境方信乾坤宇量寛

殊不惡齋

宋范石湖大全集 殊不惡齋銘 天道左旋地勢四遊曜靈轉轂而日運璿柄回環而歲周彼大物不能斯須安息而況於人生之若浮故閑之一字百祥無足比五福不能疇焉有士於此為病所虐支體既隨聰明亘作觧疊華之六綰塞混沌之七鑿龜藏於屋蝸縮於㲉蓬蒿滿徑車輪生角冠紉委於凝塵書傳束於高閣心無所用氣合於漠困則佳眠饑大嚼但覺日月之舒長不知戶庭之寂寞愧何修而何為而擅區中之閑樂人見其病也不堪其憂我以為殊不惡也 殊不惡齋秋晚閑吟五絶 好風入簾圖畫響斜照穿隙網絲明簷間雙雀有時鬬壁下一蛩終日鳴 旁若無人鼠飲硯塵之不去蠅登盤天涼睡起枕痕煖日晚慵來香字寒 就食遷居蟻噴壤隨風作舍蛛裊絲百年何處用三屆萬事信緣安一枝 市聲洶洶鼓催陣日影駸駸潮漲痕消磨意氣默數息把玩光陰牢閉門 中秋昨已等閑過重九今還如夢來霜鬢數莖羞墮幘黃花三度笑空杯

民為重齋

宋張孝祥于湖居士集 和寄民為重齋 齋中寒日影蔥瓏齋外參天十八公二十四州民樂不不教一物怨途窮 玉節南

來兩使星埋輪折檻有佳聲不嫌齋榜民為重去國當時一乘輕　德意丁寧到綠林都捐刀劍作齋民皇華入奏天顏喜趣得朝元第四春　行邊使者幾時回寄我清風欲滿懷已把十詩鐫樂石為公滿意樂新齋　蠻煙瘴雨侵行李每向南雲有所思定自為民忘涉險請君細讀寄來詩

民為心齋

臨川志齋在魯公堂之後嘉定間郡守陳公廣壽改名本惠今廢明潤閣即其故址

敬義立齋

宋袁絜齋集　敬義立齋記　始余受徒里社汪氏之子名敏中字耐翁者實從余學其性資端良而嗜書不勸知其為佳子弟而已未知其志之不群也其後耐翁筮仕為戶掾南徐太守耿公秉循吏也一見而氣類合便為知己迨夫為總屬宰壯縣倅名邦秉心如一職業愈辨而公論益歸之蓋嘗語人曰吾昔者讀易有感於敬義立而德不孤之語自是服膺拳拳不敢失墜持身涖官無大愧怍皆由是出余然後知耐翁篤志於學培根浚源者如此夫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人所以贊坤德也坤體柔順而以直方言之異乎世俗之所謂柔順者矣兢業之謂敬敬則不欺故直斷制之謂義義則不屈故方合內外之謂道夫焉有所倚故不孤天生斯人孰無此敬義而立者實鮮見善不明則惛於所立信道不篤則立而

不固誘之則動撓之則弱撼之則傾不可與言立矣是故修身則道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古人之所以切切於是者貴乎本固爾耐翁之宰南豐也貽余書曰人戴天履地靈於萬物要當出群拔萃與古人爲徒余壯其言而知其胷次所期有不可量者既以經訓名其書齋又求余言發揮之將日觀省益懋厥德可謂有主矣魯穆叔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夫惟不朽是圖雖更歷萬變而敬義不虧參前倚衡無非斯道此則耐翁之志也余是以嘉之

莫能名齋

宋楊慈湖藁莫能名齋記　四明楊某爲浙西撫屬淳熙十一年八月朔既領事而僦宅隘陋外高中卑無宴息之所客至不可留不可以奉親偶得在官僧屋于寶蓮山之巔帥君雅禮士爲更其居又使某惟意規模之乃創書室于高爽之地東江西湖雲山千里幽人騷士來其上無不曰奇曰壯哉快哉且曰是不可不命名某思所以名之東望大江巨濤際天越山對揖袞袞如畫風帆飛鳥夕陽煙蕪朝莫晦明變態百出於是閒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顛迷汎溺外景要不可謂真識江山西望錢水玉潔如鏡茂林奇峯樓觀輝明煙靄翠蒙模寫不可於是閒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顛迷汎溺外景要不可謂

真識湖山反而即諸本真歛其放情落其外慕窮理窟之幽微探玄珠之杳冥不則事理兩融曲暢旁通百川會同歸宿于中又不則悠然無事惟意所之無所造爲樂亦熈熈於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顛迷沉溺外景俱不可謂實識本真周思天下古今名言無一可以稱此又豈惟其莫能名正恐盡萬古明智絶識之士竭意恚慮窮日夜之力終莫能名於是榜曰莫能名齋然則終不可得而名之乎曰有能名之者是齋之南高松扶疎微風過之蕭然有聲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東洪濤駕風怒號翻空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西湖光翠迷忽飛鳥啼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北與其麓鱗比萬屋之人物往復啾啾碌碌是能名吾齋矣有嘲曰既曰莫能名又曰是能名何其立説之無常某曰常淳熈乙巳仲春楊某記

遊無窮齋

宋張孝祥于湖居士集遊無窮齋記　人之心思無不至也一息之頃北可以燕南可以越夫物之善遊莫心若也方在越也則目之所營足之所履越之山川城郭也而燕不與焉及其至於燕也猶在越也夫一息之頃也一心之思也而燕越不能以相通何也思爲之礙也故一物入於思一物爲之礙一事入於思一事爲之礙吾雖欲遊而事與物者留之其能無所不通而無所不至也哉子張

子謂子郭子曰子好遊乎子必無思而後可以遊於無窮雖然無思者聖人之學也而吾與子何足以知之嘗試與子取其似者而言之子嘗寐而無夢矣乎寐而無夢非無思也神潛而心不用也方是之時可喜可怒可哀可樂者紛於吾前而吾心不知焉則亦近於聖人之寐無思也已夫昔之遊不遂者以吾之思累之今吾嗒然自放於一榻之上子欲求吾心之所在了不可得其遊燕耶越耶其在天之間耶其出天入神而與化終始耶子固不能知之而吾亦安能知之豈獨吾不知之雖有聖人亦安能知之故名吾寢齋曰游無窮於子何如郭子曰信斯言也則子所不能自同於聖人者直在於寤寐之間豈其然耶張子曰然吾方欲就睡須子他日來爲子言之

公生明齋 瑞陽志齋在州治道院之西

學不厭齋 宋周紫芝大倉稊米集學不厭齋銘并叙小兒栞即蠅館之側闢室以讀書且來乞名命之曰學不厭齋因爲之銘以戒之銘曰崧華在前崶嶁自止江河在地眢井無水學弗貴異貴在弗已斷章折句背正失理更相標榜自謂君子小人所是君子所耻勉爾未能以蹈聖軌

尊所聞齋 宋李正民大隱集尊所聞齋銘　學以致道求所未聞追省高明其德日尊昔者大舜聞一善言若

決江河行之沛然昔者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力莫之勝或異於是口耳是咨呻其佔畢弗慮弗思罔知守約罔知闕疑如彼涉獵雖多奚爲嗜炙遺味棄醇啜醨求馬唐肆亡羊多岐宜一其志經術是師思以精之問以辯之日長月益厥修乃來以所自得發於文辭既耕必穫既菑必畬充實于內輝光燁如三餘靡失多材是儲勤而行之終始勿渝

歸去來齋

湘潭志 湘潭縣內廳之西曰歸去來齋知縣鄭厚建

善最樂齋

宋李石方舟集善最樂齋記 善最樂齋者吾友趙君書室也其自名者君之意而欲謂其所自名者於他人者以爲記則答曰昔兩漢淳厚之化忠質之教所以大庇其子孫而納之於無過之地可謂至矣間有所不免者皆所自取於結客以固其垣墻下士以借其聲援所甚可賢者雖詩書義訓薰蒸於見聞服習與白屋士子無異然亦有所不能自別於膏梁富貴之族嗚呼至漢末而漢之公族群公子由此岌岌矣此東平王蒼所以能以善自名者非以是苟於聲譽蓋心有所懲而以善自全者也今趙君父子以科第再世取富貴人不以爲過而以爲當然惴惴自封殖日畏日憂降心於漢東平若慕用追逐而不可企及者何也吾知之矣衣服飲食人所共口甘而身美

之至窮其所自得於衣服飲食則罔然有不知者且夫善者對惡之别聖賢入道之候也今日我不為惡是亦足為善矣而樂之焉樂之而取其最焉吾乃今之知東平之所以自取者已侈而於趙君之所自名一何廉也垤澤之呼宋魯之君不謀而同蓋其聲類感召有不得不爾君何下比於蒼而廉於善也哉吾將取孟子所論樂正子自欲之善以至於不可知之神期君以益其所學而大施於世次第由一善以正不驟以須其成不速以待其化如鷄鳴之卒章者果欣然有得於樂乎哉

自有餘齋

元方德麟集

自有餘齋記

丹溪之湄吾先人别墅在焉祀以備升降堂以嚴賓祭藏書有樓講道有齋廊可以容客可以安遺我至厚也延祐丁巳八月丁酉烖會余倚席錢塘時又方與江浙俊秀較藝場屋以故不及為塗撤謀先是余為隙宇以讀書曰存存齋比烖幸免焉歸則奉母氏居之荆榛瓦礫莽然也偪仄庳陋賓至無所容越明年秋七月庚申乃相其旁地絜之十又五弓而贏於是欽畦町慎堵制隨其廣袤以為屋樹杙為楹比榱為題欒櫨拱枅梁棟楶棁負任惟稱礱不貴密斲不貴精工省費儉取庇風雨又度其上以為藏書之室闢其中以為延賓之廬牖其旁而夏以清坯其隅而冬以煦隤然朴固澹然簡素固巧

者所心鄙智者所目咲也然以吾屋之則風露秋檠父子會讀而名教有餘樂簷花春酌賓主獻酬而膠漆有餘情俯仰恬適心安體舒忘其朴陋自以有餘矣故有感昌黎之詩而因取以名焉嗟乎倚伏無定勢小大各有適故君子行素其位則富貴貧賤處之有常有餘使吾遺劍刻舟必求多於前功則有弊弊焉惟日不足是雖智計捷出且將心勦力疲得毫釐而喪山崖况吾迂踈者耶雖然力田而逢年舒用而足財則復吾先人之舊亦素其位爲之是雖不敢強亦不敢多遜也既底成予故附著其說於齋壁且以自朂云

貧亦好齋

宋許綸涉齋集題陳正字貧亦好齋四首　陋巷當年一窶人簞瓢樂處有經綸居然更起爲邦問豈是先生亦厭貧　只教求食傍人門彭澤何妨作令君鄉里小兒真解事歸來草木亦欣欣　腸日九廻諳世路肱今三折悟良醫戎郎何自知貧好却是歸来遠客知　正字如何例姓陳飢來一字不資身更將長技爲扁榜肯信吾家亦有貧　重題陳漢卿貧亦好齋古人重安貧未若貧而樂豈不愛膏粱顧乃嗜藜藿我聞首陽餓榮名千駟怍况乃陋巷子簞瓢殊不惡刀頭得幾何蝸角戰方虐以茲悟生理貧中始澹泊陳侯清時英廊廟宜着脚圭竇勢豈容貧齋意聊託蒼生方

飢渴未可去盤礴且來
祿萬鍾脫粟躬自薄

獨不懼齋

宋劉後村集 獨不懼齋記

鄉先生黃德遠名其書室曰獨不懼或問曰先生勇乎先生曰吾蠖屈而龜縮惡乎勇或請其說先生曰吾寡聞無師孑立無友非獨乎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求諸我而已非不懼乎或以問答之語告余余曰此先生之謙志也吾聞先生此室左聖經賢傳右古今文章先生無師乎座下常數百人高第占籙牒擢科名者項背相望先生無友乎語曰勇者不懼充之以道義而無餒臨之以威武而不屈夫是之謂勇否則魏勃股弁舞陽色變有時而怯矣學者當以聖賢為師存養於平時奮發於一旦此齋俟尸少正卯即恂恂鄉黨之仲尼千萬人吾往亦戰兢臨履之曾子也竊意先生不懼之旨如此或又曰子長於先生九歲而卑下之如是耶余曰生乎吾後吾從而師之古之道也了翁輩行在龜山前一則曰中立先生二則曰中立先生甫之士者皆曰德遠先生虎師以聽不亦可乎先生名績德遠其字

求放心齋

宋朱晦庵大全集 求放心齋銘 番陽程正思作求放心齋新安朱熹為之銘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

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掌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之

國朝宋玄僖庸菴集求放心齋者四明唐君時可蔵脩之室也時可以鄉先生子孫從事顯路循循歛慎不失其世守而其名齋又不忘乎問學之要若是可尚也已餘姚宋某乃爲之銘曰凡民有心迺主厥躬尊曰天君常居于中耳目衆體有令則從萬感以應既明而通曷放于外物誘則昧播遷忘返有曠其內陷彼陰于淵淵以隊惕茲至尊可失定位孰求其放先覺所望求之則存虛靈豈喪學問之道有啓于孟欽哉後脩用達乎上

樂琴書齋

宋曹橘林集樂琴書齋 焦桐配章編箇中有真味馬融豈解此長物餘粉翠

元張伯雨詩蕭蕭何有有琴有書佩陶之言亦陶之徒

自怡悅齋

元張子淵集題淞江夏伯和自怡悅齋 高人稅塵鞅嗜此林麓居空翠眩微旭石氣陵玄虛淑景秘莫測叶風與之俱燕坐澹忘慮素懷亦時攄外物豈我嬰內境默有愉所以君子心廓然彌八區頗持濟時術與雲同卷舒起作邦家霖坐見民物蘇窮固自怡悅達使俱驩虞作詩慰高人此意將何如

莊敬日彊齋

宋周益公詩莊敬日強齋 曲禮毋不敬聖門恭而安

少成復習貫心廣乃體胖魏了翁詩天以行故健火以宿故壯卓哉主一翁挈我洙泗上李壁詩人情樂安肆晝夜物欲嬰惟敬以直之山立而川行居人晏猶眠行子夕未宿此心從何生却道力不足

尊德性齋

元吳澂支言集尊德性齋銘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爲作此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汗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不啻足齋

宋楊誠齋集寄題王亞夫檢正不啻足齋既得隴復望蜀未求寶劒先求玉秦相後車一千轂唐相胡椒八百斛黄金時印駕黄鵠身前佚佛身後福九潦瀉入無底谷巴似人心猶易足九州四海王同年三江五湖春水船便應犯斗入月邊餘事猶堪濟巨川天風吹來墮八裹水精宮裏作詩仙寄牋排雲叫穹昊願得江湖散人號玉皇留渠作豐年早晚喚歸香案前詩仙掉頭不肯住田園將蕪夢歸去括蒼山勝道場山向來結茅非霧間齋房恰則斗來大去聲中藏世界三千箇門前蠻觸戰方酣鼻息如雷政高臥

尊德性道問學齋

元吳澂支言集尊德性道問學齋記 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氏以來聖傳不嗣士學靡宗誰復知有此哉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矜所長奮迅馳騖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則亦漢唐之儒而已矣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不爲無補於人心世道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是何也於所謂德性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公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知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它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

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漢唐之儒無責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歎已清江皮公字其子潛曰昭德其師名其讀書之齋曰學潛從吾游請以尊德性道問學更其扁蓋合父師所命而一之噫而父所命天所命也學者學此而已抑子之學詞章則云工矣記誦則云富矣雖然德性無預也姑置是澄也鑽研於文義豪分縷析每猶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子之請惕然於歲月之已逝今之語子其敢以昔之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已往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夫如是齊於賢躋於聖如種之有穫可必其然也願與子偕之若夫爲是標榜務以新美其名而不務充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所以誤天下誤國家而自誤其身使異己之人得以藉口而斥之爲僞學者其敝又浮於朱學之外而子不爲是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生員臣崔光翮

圈點監生臣祝廷召

臣曹惟章